

希音堂集 上



茶加茶舞





山右張卜山先生宰歙縣以經術為治術城在宇下心嚮往之然守非公事不至之義弗敢見已而應省試受知於先生既謁命城曰子之文矯矯不墮時豁似矣進而求之當蘄至於古之立言者立言之道衷於經徵於史博趣於諸子百家子慎無足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能也他日其以文相見也自是城北赴禮闈承乏秘書省先生亦遷合肥又遷壽州泗州歧望門牆邈不可即而城不殖將落舊學益荒每思負笈從遊以無負二十餘年依歸之願而先生已棄人間世矣前年先生之嗣小槃遊學京師與城相見恨晚叩其業蓄積甚富好

道光二十七年
道州何紹基署檢

慕甚正出先生古文一編示城城受而讀之其析理也
精其考据也確其論古也辯而裁要其歸則由唐宋以
追秦漢所謂君子則典君子則謹者近是然後知向之
命城者皆先生心得之言恨城之不能傳之也又知小
槃之學皆受於先生更期小槃之有以繼之也而先生
之以經術為治術者即此一編可以窺全豹矣
乾隆乙卯九月受業曹城謹序

泗州府同知小像



讀書萬卷著書百卷先生之學炳焉兩
漢兩治劇縣再遷名州先生之政教養
優優政成而身退學成而善誨以養其
親以詒厥子孫陽泉之莊古柏之堂谿
聲山影吾鄉所望豈惟鄉望宜光
國史儒林循吏敬俟君子

道光二十七年秋九月姍再姪祁寓藻拜題



希音堂集目錄

平定張佩芳蓀圃

卷一 讀經 讀子 讀史

君奭

魏風

唐風

武未盡善

管子問篇

荀子性惡篇

魯仲連

黃歇無忌

范雎

平準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律書麻書

司馬相如傳

蘇秦傳

孟嘗君傳

李廣傳

循吏傳

貨殖傳

宣帝紀

雋不疑傳

孝元后傳

陳湯傳

嚴朱吾止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張湯杜周傳

趙充國傳

魏相丙吉傳

循吏傳

酷吏傳

王莽傳

王莽傳二

卷二論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二

伯夷論

樂毅論

李左車論

文帝景帝論

黃霸論

劉章劉向論

黃老論

中興二十八將論

王猛論

王猛論

李勣李林甫論

大王去邪論

爲政以德論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

先憂後樂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卷三 策 議

擬對韓昌黎進士策問十三首

社倉議上

社倉議下

卷四 書 序

上鳳廬道乞採買免稅書

論泗州水勢書

論開天然閘書

論鳳泗水旱書

論免稅書

論泗州關稅書

論振本色書

覆薩總制書

與護道江公書

與江太守書

上閔大中丞書

翰苑集序

平定州志攷誤序

歙縣志序

黃山志序

平定州志序

代

三場百問序

張氏族譜序

贈馮右書序

贈曹夔一序

王平周壽序

農大中丞壽序

陳先生壽序

曾少梁制藝序

程蘭翹制藝序

卷五

記

歙縣重修先農壇記

歙縣崇賢祠記

初山精舍碑記

蜀源修路記

壽州循理書院碑記

壽州建裕備倉記

壽州重修先農壇記

重修報恩寺記

亳州救災記

移泗州治記

波離泉記

修楚姑祠記

大觀亭記

代

彭氏祭田記

河東鹽務記

游禪巖記

黑沙嶺古松記

蒲石記

重修廣育祠記

重修祈報祠記

重修冠山資福寺記

希音堂記

陽泉山莊記

誥命碑恭記

張氏先塋記

祠堂記

硯香堂記

夢蒲堂記

卷六

攷
雜著

辯

書後

跋

墓表

墓志

行略

賈魯河攷

安豐塘攷

榆關攷

井陘口攷

蒙山攷

晉公子申生祠辯

書李德裕退身論後

書王安石言事書後

書孝婦張氏事略後

書鄉賢會記牌後

跋宋思陵付岳武穆手勅

跋方正學遺安堂記

跋黃君守拙手札

刑部郎中呂君墓表

贈文林郎巴東縣知縣梁君墓志銘

先祖行略

解惑

荅問

卷七
題詞

歙縣志題詞 未刻

卷八 題詞

平定州志題詞 未刻

孫開暹

晉暹

秉文

麗暹

穆

編次

希音堂集卷之一

平定張佩芳蓀圃

讀經

讀子

讀史

君奭

太史公言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不悅作君奭蔡沈則謂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留之也召公之年傳無明文或曰百八十歲或曰出入百有餘歲要以文王時召公已分陝而治康王之立與畢公同受顧命而武王成王兩世歷四十餘年其有期頤之壽亦無疑也然不得執七十致仕之禮以相例者召公周同姓

天下初定嗣君幼已為太保雖欲去義不可且最老莫如太公其封於齊猶留周為太師況同姓之親乎如無故而欲去其為不悅周公愈信矣何者事有權宜於一時而其理則終不可易者霍光廢昌邑而立孝宣比於伊尹之相殷嚴延年劾其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罔不肅然敬憚夫以人臣而當國踐祚古未聞有行之者其為駭愕亦猶是也人有內不信於骨肉外不信於國人有人焉能知我而與之同心是助我者也雖不助我亦不冒苟同於我猶自守者也若惟我之是聽而無所可否則庸人而已況由不悅之說不過無為詭隨

亦未可謂不知周公由告老之說是以不誠自處而并以不誠待周公先無以為召公矣史公不悅之說蓋受之安國無可違異也

魏風

鄭譜葛履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貪儉不同而其所以云之意世無論之者嘗試求之晉之謀去故絳也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班固地理志安邑鹽池在西南魏絳自魏徙此而魏故都河北蒲反實近安邑晉滅霍耿魏而不及郇瑕知其地已并於魏矣其後以封畢萬至魏絳徙焉則魏之有鹽池審矣

利之所在民爭趨之是以競爲機巧而不稼不穡公稅無所出國用無由充其君亦儉嗇褊急所謂近寶公室乃貧也詩人第於裳履服食之間著其計較鄙吝之心而時事概可知矣與秦晉鄰其下疲於奔命有陟岵之詠民皆逐末故見桑者之閑泄願與之還且沃饒之區人易生心迨其後鹽池已爲晉有民旣無所利而地日削小在位日益貪則困而欲去望樂郊而思適固其理也此魏之所以卒亾於晉與嗚呼鹽之爲利非一日矣自後世權監興利盡歸於上魏君能安於儉嗇而不與民爭非所謂以德輔之則明主者乎君子於此可以觀

世變矣

唐風

序言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晉而謂之唐者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蓋得之季札所云然吾觀左氏成王封唐叔於夏墟疆以戎索其地爲今太原在深山之中土瘠而近戎其習於儉嗇固宜至四世成侯已徙曲沃僖公成侯曾孫在今平陽之境土田沃衍何復有此失乎山樞已下所刺諸君亦無切據攷魯隱公初晉逆翼侯納諸鄂謂之鄂侯索隱曰在今大夏大夏太原也又十三年曲沃滅翼王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亦太

原也唐風其始於是乎當斯時偏於強宗因逆而納諸
舊封之地岌岌有不終日之憂而又念此地之不可久
故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此其所
以憂深而思遠也本分曲沃以自衛反避居於鄂衣裳
車馬鐘鼓酒食不宛爲他人有乎揚之水椒聊爲莊伯
興兵伐晉至是國亂而婚姻失時矣杕杜言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謂弟緡也人無兄弟胡不攸焉時哀侯已
虜而立小子侯也鴛羽之王事則王使虢仲伐曲沃也
至無衣武公已列爲諸侯而唐遂亡矣有杕之杜已下
總序其遭時艱危不能求賢自輔民苦于征戍而又信

讒以著其滅亡之由其詩皆得之唐地故謂之唐而晉
之時事亦可以互見此晉所以無風也孟子言誦詩在
於論其世不益信與

武未盡善

集注武武王樂武王反之又征誅而有天下故未盡善
蓋本之論語孔注竊疑湯武之事見於易之革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子稱周爲至德又曰周監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春秋爲尊者諱況本朝受命
之主乎季札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果未盡善不得言盛且何以不謂湯而謂武夾漈
鄭氏曰三代之前雖有六舞之名往往其所用者無非
文武二舞舞者聲音之形容形容之所感發惟二端而
已引夫子此言爲證意蓋以韶爲文舞武爲武舞也凡
樂皆有文武二舞而用之亦各有宜祭統朱干玉戚冕
以舞大武此大武之武舞也八佾以舞大夏此大夏之
文舞也公羊子家駒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則用武舞
八佾以舞大武則用文舞逮于漢初猶沿其制故有武
德文始五行之舞有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蓋武者
聖人所以戡禍亂不可一日而無然除戎戒備之意多

則溫容揖讓之意少故曰武壯而不可樂其未盡善以
此朱子以武爲大武故有反之又征誅而有天下之說
陳氏樂書曰大武之樂武王作於前成王酌先祖之道
以成之於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以武有七德而
安民和眾阜財在其中矣由斯言之苟知武之非大武
而所謂未盡善者無煩辭說矣或曰韶何以專爲文又
何以獨言韶曰帝嚳命咸黑作九招舜命質修之以明
帝德韶蓋不始於舜史遷又言禹乃興九招之樂而大
濩亦曰韶濩韶之舞曰韶箛象之舞曰象箛六樂文舞
皆可名之爲韶其武舞皆可名之爲武猶之射有禮射

有武射禮射尚德武射尚力皆聖人所不廢而尚力固不如尚德之善也故曰射不主皮猶此旨也夫

管子問篇

管子之書龐雜煩碎蓋有後人附綴而成者而其爲政治民之大凡則一本於周官周官因事設官禮樂兵刑食貨各司其一而有一職而兼數事有一事而分隸諸官其要具於地官司徒六鄉之政曰征役施舍所以爲養也曰德行道藝所以爲教也其他五官之屬皆與二者相表裏管子問篇大端亦不外此如問死事之孤寡則司門門關之委積問州大夫里士處士脩行則司徒

鄉舉里選之制國子弟不農田男女不整齊則司救之誅讓三罰之明刑兵車之計大夫疏器則縣師之作眾庶而備器用山藪林澤園圃耕田以及馬牛肥瘠獨夫寡婦孤寡疾病皆小司徒之職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者故自載師以至均人師氏以至媒氏其事往往合焉而首問本紀本乎冢宰之八柄八灋他如益地守爲夏官掌固之職捕盜賊爲秋官司厲之治而六官幾備矣蓋周公以徧布周密之思身致太平故官立而事舉管子本富強之才又當典籍散亡區區掇拾緒餘故法煩而事碎然管子之心雖非周公之心管子所行之事與

法則皆周公之事之法夫以古證今事之不合於制者多矣以古治事之法治今民之不得其所者抑又寡矣是故周官一書聖人經理民物之實用萬世治天下者之準繩也

荀子性惡篇

是篇爲人所訾議久矣竊謂荀子言性惡猶孟子言性善皆推原於孔子相近之旨以立教也時至戰國天下惡人多而善人少孟子以性之近善者言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揭五性四端所以開之於其始荀子以性之近惡者言故曰生而有

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道以治氣養心之術所以勸學於其終蓋惡者可變而之善則知人性本善也必變而乃能善則知人性本惡也至其言之可議者則有矣曰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僞非生於人之性也後儒尤以是譏之然其不苟篇曰天地不誠不能化萬物聖人不誠不能化萬民是其言抑豈異於孟子大抵周秦以後諸子言不爲苟同當孟子時言性者已不一其後昌黎韓愈取尊孟子而言性有三品舉叔魚之賄死揚食我之滅宗越椒之鬼不食以爲性惡之證然曰上者可教而下

者可制則與孟荀所言亦無大異蓋皆推原於孔子相近之旨而非有二也至宋儒以相近爲氣質之性性善爲禮義之性而其言始異矣

魯仲連

魯仲連以帝秦之害止魏蓋祇就利害言固不顧其義之不可也然天下之無王久矣是時秦最强諸侯方弱有天下宜莫如秦顧自商鞅以來以詐僞立國法令益嚴天下不樂爲秦之民日久矣夫杖詐謀之弊則無信篤之誠任刑法爲治必蹙生民之命連蓋逆知其然而思爲之遼緩焉以俟夫有聖人者起而埽除更張之其

禍猶可及止故反覆抗論要使秦之不帝而已秦一日不帝六國一日不亡而其禍亦不能一日遽延於天下且斯時邯鄲被圍已歷三時趙果急於求解復何事猶豫固已心知帝秦之爲不可矣而連也當危急之際不知救亡反出而與之相抗尤秦之所深畏是以爲之卻軍旋引而去蓋利害明而大義自顯此其所以能排難解紛而稱爲天下士也嗟乎以秦之暴天下莫能當嘗與齊稱帝已而去之至是又卻於魯連之說歷周赧秦昭襄莊襄至始皇之二十六年乃更尊號以視後世亂臣賊子急於篡弒者何如哉

黃歇無忌

人知遠交近攻始於范雎而不知有黃歇知合縱有蘇秦而不知有無忌黃歇勸秦善楚以臨韓魏卽雎之所以說秦而秦用以興無忌勸魏合韓以利天下卽秦之所以說六國而魏不用而亡天下事有利於已亦利於人者有利於已而害於人者利人者固人之所得以爲利害人者亦人之所可因以爲利故利於人矣或反害於已非進言者之意欲如此其勢固必至此也且以秦之強白起爲將至於焚楚之廟徙其國都而卒不能亡楚韓魏爲之間也故使秦善楚不若使楚善韓魏韓魏

善於楚齊趙必附秦必不敢伐楚無忌之勸魏合韓也爲魏計亦爲六國計也蓋秦之隱謀以取天下非一日矣其心嘗欲天下之離不欲天下之合離其強則弱者不足恃離其大則小者不足畏合之則小可以敵大弱可以制強故善楚則韓魏危而禍且及楚韓魏合則秦楚之交不成而可以制秦是楚之利不勝秦之害而魏忘秦之害故自失其利而利反在秦秦之亡也六國皆自立而敵多勢分也項籍以漢爲秦王之漢中以三降將爲韓魏處之關內及漢出故道而楚救不至故漢得還定三秦而率其兵會信越黥布而破其從然秦一勝

楚而聽其善楚楚屢敗漢而漢不和楚何也秦恃一國之力漢合天下之力也故秦之并六國專賴交攻而漢之得天下乃始於合縱夫合縱可以得天下不合縱至不有其國利害之說不益昭然也哉

范雎

問遠交近攻與連衡之說何如曰名異而實同儀說六國事秦伐韓取宜陽伐魏割南陽齊楚之援不至是遠交也雎伐趙取三城而齊救攻邯鄲而楚魏救固未能得志於近又其初欲親韓魏以威楚趙而懼齊則橫人之故智耳且遠交而近攻何如近交而遠攻交韓魏可

使攻燕趙交三晉可使攻齊楚蓋是時惟齊楚於秦絕遠亦取強趙介其中燕居其北韓魏爲其咽喉胸腹不得韓魏固不能越韓而攻趙越魏而攻楚更不能越趙而攻燕與齊不得齊楚亦不能肆志於三晉是故齊楚宜交不宜攻韓魏宜攻不宜交此其大勢也顧其爲說亦不始於雎春秋時晉楚交爭吳遠於晉而近楚自晉與吳通至厲公合七國以會之使之病楚楚自是不能爭強於中國而晉悼因之得宋得鄭得陳猶此意也然使遠者不能交又不能攻奈何曰始皇十年李斯謀遣人齎金玉游說諸侯厚遺其名士之可下者不肖則刺

殺之以離其君臣故所向有功蓋天下之勢不分則有
攻而無交一國之勢不分雖攻而不克故衡成而後交
其所不攻攻其所不救此兼并之始事也而以交爲攻
攻之中尤自有交期於地盡而止此兼并之終事也其
說互相勝亦互相濟而後之取天下者其道固亦不外
於此矣

平準書

是書言興利之事莫甚於告緡平準平準奪商賈之利
主於摧抑浮淫并兼之徒告緡中家以上皆破民偷甘
食好衣而不事畜藏害尤甚焉而爲之者卜式也公卿

言異時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天子乃思
卜式之言召拜爲中郎賜之爵田旣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此告之
所由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以明式陰爲主
於內楊可乃肆行於外此告之所由終治家者於其家
所有畜積必藏之深而封之祕惟恐人見一旦使之爲
盜分曹以入人之室并其所深祕之處而俱知之則有
傾囊倒廩而走耳夫其所以致財物奴婢田宅如此之
多者豈楊可之力能然哉譬之於盜楊可入室而式則
爲首而指示者也夫式本纖嗇治生之人其初欲輸家

之半助邊不過致羊千餘頭後給徙貧民持錢二十萬而已而遂以是結人主之知忿人之不皆如已假告緡以爲攫取之計其禍遂延於天下此公孫宏所謂不軌而亂法而孔僅咸陽輩所知而不爲者也且非特不爲而已又相與出力救止之故令民畜牧邊縣息馬什一則除告緡令民入粟補官贖罪則不告緡固知其爲禍之烈有不容一日稍緩者也蓋貪得固寵小人常態獨式則必貽害於人南越反式上書願父子死邊帝厚賞之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此亦告緡類也迨其後術旣窮乃以立名之心爲末路彌縫之計始言船筭

事繼乃欲烹桑宏羊夫以數人校之孔僅咸陽皆其故業宏羊兼籠之其術更精行之亦久卜式舍告緡之外無他能者論者徒見是書以式語終謂遷亦有取於式不知斯言也何不出於初置均輸之日當斯時式旣貶而宏羊日貴其心必有不能一日安者故爲著其險狠嫉妬之罪以爲其語如斯云爾此誅意之法也

封禪書

班史稱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功至偉矣是書所載多鬼神不經之祀至以封禪合不死尤爲妖妄然竊觀宋祥符初將議封禪王欽若謂當得天瑞乃可於是真

宗自言夢與神遇遂得天書於承天門又言復與神遇得天書於泰山當斯時以王旦之賢不能救止則武帝之爲此猶未爲已甚也帝雖崇信方士言一不讐則誅又其迂怪皆其人自爲之故汾陰得寶鼎使使驗問無姦詐乃以禮祀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問得毋效文成五利至如所忠視卿札書不經卽卻之羣儒皆拘牽於詩書古文而帝初心亦未欲盡絀儒術也夫功至德洽而封禪此往古所傳也上封則不死自堯舜以來未有及此者帝實有高世主之心故博采方士之語然觀樂大言河決可塞獨見之制冀其大通而其他無

聞焉是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及其自臨河決而作歌亦曰不封禪兮安知外而已若未始有神仙迂怪之說者惟是羈縻不絕冀遇其真侈心誠不免爾要其雄才大畧視天下事無不可自我而爲以致邪罔百出厥有由然其後卒翻然悔前之爲與夫終身迷惑而不知返者尤異矣此其所以爲武也嗚乎封禪用希曠絕言人人殊非先王之典祀明矣自秦皇漢武行之遂爲故事獨異遷雜載方士迂怪之說所以示戒也傳至後世且奉以爲法而殆有甚焉事勢之變何足怪哉

河渠書

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難以行平地乃引河北載之高
地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河爲北條之水所謂順其道
也又以驟引之高必怒於是釀一渠於漯以殺其勢而
高者乃不可復下自告成之後歷千六百餘年而河不
他徙此爾河之屢徙也自引河下爲鴻溝與濟汝淮泗
會始以今考之自河陰石門渠東南則汲水雖水由泗
入淮沙河一入淮一合汝潁入淮過水亦入淮由是河
泄多而力弱不能至勃陽故周定王之五年決宿胥口
東至章武入海厥後屢決屢徙遂趨而南是渠之利實
爲河之害矣元光中決瓠子田蚡以私邑故上言江河

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強塞自是以後遂傳爲口
實然帝自臨塞河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何嘗非人
力乎且斯役之所以異在於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蓋河之爲患以未得其道也水之有道猶人身之有脈
絡也一有所壅血氣因而失行將去其壅而導之乎抑
棄其脈絡而別治之乎論者皆謂故道淤而難復復之
曠日耗財然自元光至此二十餘年矣淤者當益高決
者當益深一旦塞之決者復通則豈有異術哉舍復故
道之外別無治河之策故曰其著者在宣房非獨以見
帝之雄才大畧亦示萬世有天下者以治河之極則也

律書麻書

是書無武帝事然言於兵械尤所重及秦二世宿兵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而終以文帝之休寧內外皆爲武帝而發也律者法也人性情之理一不得其正小則暴戾恣睢大則背逆爭鬥必思所以救正之教笞刑罰誅伐皆其具也故述自黃帝以來至於五霸明軍法信賞罰所謂師出以律也然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與雖不得已而仍不用者皆因人情所欲然其效至於天下殷富雞鳴犬吠烟火萬里人民和樂則陰陽和協而天地之氣正自有相應於不知者此所以於兵械尤重也

律麻本爲二事觀大易治麻明時在湯武革命之後麻不先於兵亦不專恃律何者古麻建正作於孟春考星麻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而已未嘗言律也自麻失其官疇人子弟分散落下闕始運筭轉麻以律起度故律書後言麻之應律而於麻書則畧焉有以見其不專恃乎此也蓋律可以配麻而不可以生麻理雖相通而用自各異自班固別志刑法而兵與律始分合志律麻而麻之爲法愈疏自是後漢晉北魏隋宋諸史皆因之非惟不知麻亦并不知律矣

司馬相如傳

嘗怪相如封禪書不奏之生前而奏之死後又必待使者來取爲文人之好名而善護短者夫立言期於不朽有當時言之後世行之者未有當時能行而至死乃言者也漢儒如賈誼董仲舒皆嘗言改正度易服色使當日聽用其策一代制作必有可觀而其言至後乃驗相如以虛詞濫說爲上所悅久矣苟有言焉奚慮不行乎且封禪之所以不足信以其事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也是以議之數年言人人殊卒難施行今觀其書言周之封禪已無徵究其所以爲者不過曰命掌故悉奏其義而已於禮儀亦未能有所辨明也夫以不明之事

親陳說於人主之前未必不與羣儒同譏又以茲事體大故自祕惜欲令天子見而思思而必恨其言之有未竟而益惜其死是以遺之身後必待使者之來取也末言慮衰思危與上林卒章節儉意同所謂詩之風諫者以此固異於方士迂怪之徒故封禪書無載焉而敘錄於大人賦之後則以封禪合不死之名亦自相如發之故傳末詳武帝封禪事皆與其所言相應明茲事之成於相如也而因以知文章之爲禍酷矣

蘇秦傳

蘇秦困游而歸昆弟妹嫂妻妾竊皆笑曰周人之俗治

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嗚乎豈獨周人之俗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道具於此矣方斯時先王政教雖湮下之禮俗猶存故婦人女子皆知崇正業而賤游惰而周用是以區區之地延共主之虛名者六百年其本根固也故揣摩之成獨不能行之於周迨蘇秦之術行而兩周淳厚之風一變而爲澆薄而周遂以亡一夫之好尙繫於天下國家如此學術顧可不慎哉方秦之說六國也值秦疆盛之時諸侯人人自危而卒能相與爲一觀其計畫各當事情誠哉其智也然秦本志於富貴使去趙之日卽辭而東歸則身名兩得矣計不出此自令車裂於市所謂利令智昏者自是以後諸侯或從或橫卒并於秦愈以知口舌不足事而先王之所重誠在此不在彼也

孟嘗君傳

王安石譏孟嘗君爲雞鳴狗盜之雄不足言得士吾謂第觀其人能否何若耳夫以秦之強囚文而欲殺之非得裘不足以解非雞鳴不能出關苟幸徼一旦之命智何必不若儀秦勇何必不若賁育況三千人中而有二焉可不謂難與文旣出遂率諸侯伐秦臨函谷秦人爲之震恐割地請和自山東難秦以來未有若此其壯者

雞鳴狗盜力也且其所謂士宜莫如孟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能有於孟嘗自如稷下談天雕龍之儔又足數乎蓋四公子之徒皆相傾以待士而孟嘗幾失馮驩平原幾失毛遂春申竟失朱英至若李同之屬皆不在食客之中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誠不能以無譏然如信陵之於侯嬴則監門也於趙毛公薛公則博徒賣漿也卒用其力顯名諸侯推此術也其以相天下無難矣惟其多而無擇雞鳴狗盜咸出其門亦竟賴以脫於難用此知人固無不可能亦無一不爲世用古之所謂緩急有濟者此也如以士而已徒爲名高而反以致禍如安石之於宋者不且出雞鳴狗盜下哉

李廣傳

史稱衛青爲人仁喜士退讓然元狩四年青與去病各將五萬騎出塞廣爲前將軍青徙廣使東不使當單于卒以失道自殺廣之數奇信矣仁而喜士者顧如此乎當是時票騎始爲出定襄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青出定襄而單于乃在青所出定襄之道假使廣徙而獨得當單于青之爲計不愈左乎青以公孫敖新失侯因使敖與俱而徙廣卒之青不益封軍吏亦無封侯者雖得當單于何益青以姊子夫貴去病以大將軍

姊子貴史固言其軍有天幸未嘗困敗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廣屢典邊郡皆以力戰爲名居右北平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名聲出青去病上遠甚雖不侯奚恨然青七出擊匈奴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去病六出擊匈奴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校尉裨將侯者亦皆中率未有無功者設使有功不喜無功不恨誰肯出力以致死國家又何以收得人之效觀於青去病之親貴廣之自殺武帝之斥地進境也宜哉

循吏傳

史之有循吏自遷始傳者五人四爲相一爲理孫叔敖復郢市子產死鄭民號哭公儀休卻饋拔葵是皆然矣石奢李離爲法死而與三人並列何與夫君立法臣守法相之父殺人以子能庇父也過聽殺人以吏可代長也是則殺人者不死而彼殺人而死者非死於法死於其子之不爲相與己之不爲長而已而爲子者幾何不以殺人媚其父爲長者幾何不以殺人快其私且以相而不能止其父之惡而使得縱其父法已寬矣理而不能正其吏之誤後卽不誤於吏刑已疑矣故縱父而殺其子是父殺之也子孝其父父不當慈其子乎舍吏而

殺其長是吏殺之也長愛其吏吏不當敬其長乎君欲生其子與其長而非法能生之也君仁其臣臣有不忠其君乎夫是故君臣父子上下之教行而謂之循吏也

貨殖傳

是篇論者謂與平準相表裏然平準歷數興利之臣所謂取下者之爭也是篇則其所爭之事其敘四民衣食之源以見非可專之於上五方謠俗及人民經業之大凡則委輸貨物之所出自薦幣酎金責及王侯於是千乘萬室之主皆患貧矣幹鹽鐵縱告緡置均輸而中家以上皆破商賈無所牟利矣當斯時豈特無能如太公

管仲計然之富國求如朱公子貢白圭之能試所長者亦鮮矣又其甚也至有攻剽椎埋趙女鄭姬知盡能索而不遺餘力者猶且長貧賤豈可不思其故乎方漢之隆非無富者也若蜀卓宛孔程鄭刀閒之徒皆能以纖嗇治生名聞郡國其他傾郡縣鄉里者不可勝數由弛關梁山澤之禁商賈通得所欲所謂網疏而民富也篇中屢言素封蓋以本富爲重而漢初重商賈之律封君皆爲私奉養人給家足以此迨其後本富少而未富多以至于姦富世變極矣以其皆誠壹之所致有不可沒者故類記之而所謂教誨整齊之道亦卽在斯其義蓋

各有所指也

宣帝紀

天下事名與實而已實不容以僞爲名可以人力致顧有無其實而徒求其名者有實不至而先之以名者夫先之以名則名卽其實而實亦得之於名矣考於傳記唐虞三代之盛皆有符瑞之應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僅一再見其見也陰陽和風雨時災害不生美祥自至所謂德盛而化神也宣帝在位二十五年鳳皇神爵黃龍甘露無歲無之因之改元易號而災異亦不絕書蓋天下之望治久矣而帝求治又甚殷必思有以

震耀其耳目鼓動其心志使天下之民知上之所以能然者由下有不變之俗也天下之吏知治之所以有此者由吏有仁讓之化也卽使明知其僞而求爲善之應則必不敢爲惡求爲仁之應則必不敢爲暴不敢爲惡則善者多不敢爲暴則仁者至世嘗謂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者此也故推其效至於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總之以綜核名實其旨微矣降至元成勤民之詔屢下而徵應則否漢治亦日衰王莽因之飾詐長僞純以虛聲盜天下則有其名而無其實矣然至變見於上民怨於下而亦不能文也所謂末流之多失與

不疑傳

不疑斷衛太子獄先儒稱其反經合道得濟變之權吾尤取其戒暴勝之辭霍光昏二事而辭昏爲尤難勝之號爲殘暴獨於不疑深接以禮意及其所言皆人所不敢言者獨能敬納其戒而表薦之不疑本無求於勝之勝之自屈服於不疑無足怪也其自青州刺史尹京兆斯時霍光秉政纔數年聞收繫衛太子事嘉其明大誼用是名重朝廷其知不疑當十倍勝之且不疑起自海濱非有高門世閥也一旦屈公侯之尊締昏於疏遠微賤之族非以其賢與昔者鄭忽之辭昏於齊也祭仲勸

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卻之以非耦求福於在我而卒不取也豈不以人之立身一有所攀援依附於外則必不能自主於中欲俯而從彼則有失身之累中道舍去又有孤恩之嫌故貴乎善自爲謀也況福不必因人而獲忽雖無援何嘗不立及其既立而奔雖有大援何益厲公之立也嘗得宋之援矣不數年厲公又出昭復入在我者猶有不能求況在人乎此忽之辭所以見貴於春秋而不疑之所守益可知矣且天下禍變之來有隱而未形有顯而可窺惟卓然而不惑者能豫遏其萌而杜其漸鄭忽不辭文姜之禍必移

於鄭此隱而未形也自昭帝時光兩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諸曹大夫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久矣易曰日中則昃故光薨弒許后事泄宣帝斥逐光諸壻無一得在左右者用是知光之擇配非果以其賢也欲樹黨以自固也又其諸女晝夜出入長信遇太后無禮顯將反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夫處傾危之勢而思爲牢籠之計內有悖逆之妻而其女又皆不肖其不駢首就戮者有幾於是尤嘆其智爲不可及也抑光嘗欲以女妻劉德德畏盛滿不敢取與不疑同不疑以病免德以劾免爲庶人其退亦同然德愈以知光之欲締昏不疑非以其賢也

孝元后傳

呂后欲以天下與產祿武后欲以天下與承嗣三思元后未嘗欲以天下與王莽也乃產祿輩皆不有天下而王莽獨得之其故何邪呂武有以天下與人之心而無其機以阻之者眾也元后無以天下與人之心而有其勢以順之者眾也且產祿輩才皆庸下不爲眾所附徒以外戚驟貴用事而又有平勃仁傑諸大臣左右其間

故呂后將崩惟誠其將兵衛宮毋爲人制武后旋立廬陵爲嗣蓋所謂知其不可而自止者莽之興黨與眾盛又濟以佞邪之才力足以赴其所志斯時雖平勃復生亦無如何況元后一婦人乎然而莽之篡則后有以釀成之自古賢明之后無不以外家盛滿爲憂是故有所予焉而未嘗不可奪也有所利焉而未嘗不計其害也自王鳳專擅五侯同封致黃霧日食之異聞王章言將廢之矣乃爲之垂涕不食及商根兄弟以僭侈得罪又欲黥劓謝太后是王氏之驕恣與帝之容忍而不卽加誅徒以太后故爾莽知其然故內有所恃以爲安外相與稱頌功德以固其寵而已又日極虞樂以求順適其意故大權一歸於莽而漢祚移矣史故別爲之傳而於五將十侯之事特詳焉以明王氏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亾者實由於此獨異方莽遣王舜求璽后怒罵之情詞俱厲矣斯時果能與璽併命其心迹猶可自明而乃從莽置酒漸臺又受其新室文母之號則謂后實以天下與莽亦孰謂不然哉

陳湯傳

湯與甘延壽爲漢誅郅支單于立功萬里之外旣至論功爲石顯匡衡所抑史稱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

取丞相御史亦惡湯矯制及延壽受封卒湯已賜爵爲侯矣成帝初衡復奏前事免湯何與湯之始發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乃上疏自劾即日引軍行嗚乎禍其基此與古者人臣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而鄙之爲凡庸決其必不從是其矜已傲物固人所難堪況其爲衡乎蓋瞽者固無見而每恨人之以我爲無目也聾者固無聞而每恨人之以我爲無耳也楚子玉之治兵也薦賈謂其過三百乘不能以入且逆料其必敗及城濮之役楚子欲退子玉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夫不忍一言之辱甘於僨國殺身以洩其忿豈非薦賈有以致之哉設子玉不死吾恐賈不能一日以安於楚矣夫己之恨人與人之恨己其禍一也湯亦幸而不死耳尙敢望其他乎雖然衡無足怪也永始中廷尉復以湯不敬徙敦煌數年賴耿育訟乃還何漢廷之上竟無一人能明其功者湯之言固自不謬哉

嚴朱吾止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古今文章之盛莫過漢武帝之世建元初累舉賢良文學公孫宏起布衣數年取宰相當斯時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朝廷每有興作決大獄必問經義所處號令文

章煥然可述則以嚴助諸人並在左右也其知遇之隆至恨相見之晚或猥徇所欲而不以爲嫌自古人主愛材未有若斯之甚者果何取哉亦以其文爾故數人雖有所建明皆錄錄以文學終或不得其死至如主父偃諫伐匈奴而朔方之置實自偃發之與其所言不相應亦不之詰也蓋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人之菁華也自戰國訖於漢初道喪文敝高惠之間武人用事文景崇尚黃老儒術絀焉蓋百餘年於茲矣下逮宣元亦知脩故事講論六藝然其文皆淫靡至於東漢愈益茶然夫其前旣鬱而未顯後又罕能追蹤則其盛宜也雖然設使數人者負其所長伏匿而不出出矣或無因緣以自見甚且以言爲諱論者未必無乏材之嘆由斯言之士不患無文而患於遇非其時迹其所以盛因識其所以衰而古今升降之故不概可知哉

張湯杜周傳

史遷列張湯杜周於酷吏班氏以其子孫貴盛別爲傳夫史所以褒善貶惡顧私於貴盛乎當遷之世湯周之子孫未顯而惡最著訖於昭宣安世延平咸有勳德故於湯周仍遷之舊而子孫牽連而書非特體例宜爾也自古父子之間不必皆賢不必皆不肖舜禹之事尙矣

公孫敖之惡不容於魯其卒也惠叔請葬弗許及齊人來歸其喪春秋書之說者曰善魯感子以赦父崇仁孝之教也況乎其蹟已立其名已著天下之議其父者未始不幸其有子而稱其子固亦不遺其父此善善惡惡並行而不偏廢之義也夫以安世之精力於職而能匿名迹遠權勢延年輔霍光以寬厚復孝文之舊政與湯周大異矣而爲之父者固湯周也吾觀史傳所載雖其人甚賤無行必詳其所出以明其盛衰之由固又言湯以酷烈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則尤非一無足取者是故以世系爲次如張放之佞幸杜欽之儒雅皆不別傳惟時代縣隔不在此例故賈誼捐之不同傳而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亦不書後世惟不知此故傳愈多而例愈繁而作史之志荒矣

趙充國傳

充國擊羌不貪小利以全取勝論者謂帝王之師不是過然用兵必有其本謀羌當匈奴右臂匈奴大入寇必結羌羌欲有事亦必通使匈奴義渠安國爲言先零願度湟水北畜牧湟北近胡羌欲通以爲漸故充國劾其奉使不敬未幾狼何果藉兵匈奴欲絕漢道蓋羌之禍小聯結匈奴之禍大此充國所慮也當行視諸羌時果

能分別善惡誅其首謀而宥其脅從可不煩兵而服何者虜雖騷然蠢動固未敢顯爲畔逆也無故斬其豪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至千餘級一旦禍起遣將遠征所謂救過之兵非問罪之師矣充國之奏請屯田也蓋先聲後實使之自相瓦解而已其自冬涉夏振旅而還未嘗食一粒之入也且其所難猶不止此當斯時上有急於殄滅之心諸將皆有邀功幸勝之志其子卬又岌岌然恐有一旦不測之虞充國獨堅持一議不避嫌不辭咎不畏逆鱗期於必行而後已此人所難者而亦由帝明於大計可爲忠言故卒能聽其策以成其功其遇

合之隆抑尤難也故歸而見上又必明言其利害離其黨與者爲利則驅使解仇約結者爲害矣不輕殺戮而坐使支解者爲利則破羌强弩之出擊多斬首獲降者猶爲害矣其不肖歸功二府以此上罷遣武賢亦以此然坐是武賢深恨充國竟殺其子卬而趙辛構釁者再世功名之際誠難言矣哉

魏相丙吉傳

世皆以霍光爲武庫令事下相廷尉獄譏其不能容賢夫武庫令之去官於相未爲有失而其所以去則相也凡立名之士必先於豪宗巨族武庫令丞相車千秋子

也相果非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當治郡時宜顯言之
光其爲令善邪則當遷不善則當去斯情法兩得矣待
其恐而自去必相之待令不無操切之形令亦矚知相
且借己以立威而因決然舍去無疑也觀於丙吉予相
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
而後知光不徇數萬人之請而獨治其賊殺不辜之罪
蓋深惡其行而薄其心也吉起獄史不阿徇武帝以全
曾孫之命不道舊恩以求一日之知與相所爲正相反
爲相上寬大好禮讓其治亦適相濟然宰相佐天子進
賢退不肖者也宰相之吏貪污行私而無所案驗其何

以黜陟天下之賢否世徒見其不去馭吏竟邀勞勉謂
是寬厚之效夫身爲宰執而寄耳目於微賤之吏以爲
長策亦非所以明目而達聰也蓋相德不勝才吉才不
勝德律以古大臣事君之道皆不能無譏焉然自武帝
以來丞相能以功名終者鮮矣幸而獲全率錄錄無所
表見二人當孝宣中興祇修厥職海內稱治不可謂非
救時之相也史與蕭曹並稱宜哉

循吏傳

古者有王道而無吏治其所爲教養之具制之自上雖
有賢能之吏無由以見其才而吏之不職者亦鮮焉自

秦罷侯置守廢道而任法吏治興矣其失也以擊斷爲能而吏之酷者亦出焉漢興二百一十餘年循吏六人宣帝時居其五若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尙寬和而敦愛利崇本業而務仁讓其治雖未盡於古不可謂非一時之取也蓋帝起民間知天下苦吏急思與民休息故王成僞增戶口首先褒之豈不察實哉風一人以厲天下使爲吏者皆知其然而勉進於循良民生自阜民俗自淳此帝王轉移風化之微權也故列於循吏之次以示數人者之爲治皆有由然自如文翁當文帝世天下崇尙黃老儒術旣絀矣顧好學興教化觀其措注次第豈黃霸諸人所可侔乎並時如河南守吳公亦稱循吏而不與同傳何也固於是爲失實矣然是傳始于史遷其所列孫叔敖輩祇取其便民奉法而已固獨詳悉於教養靡密之事猶令人想見三代之盛而涖民者知所則倣則王道之與吏治固非有二也

酷吏傳

酷吏十二人郅都斬甯成滅宣田廣明延年自殺義縱嚴延年棄市王溫舒罪至同時五族尹齊死仇家欲燒其尸方其未敗也上皆以爲能其後往往罪誅何也牧者之於牛羊也牛能鬪羊亦能觸不惟長養之必思有

以馴習之如惡其不馴也而今日殺一牛明日殺一羊是使虎狼爲牧也人者天地之心聖王所貴故當刑爲之不舉況於非法而多殺乎其憐毒所積至上干天地之和傷國家之元氣況於其身與其族乎或疑溫舒尹齊皆治放張湯湯子安世獨貴盛不知湯雖深賊下戶羸弱雖文致法猶口言於上往往得釋又好推賢盡善不專事搏擊當是時趙禹與湯並爲九卿禹晚節治加緩故亦以老壽終夫小人一念之善猶君子一念之不善也君子一念之不善必知爲天所不容小人一念之善亦知爲天所必與矣譬如嚴冬涸寒百物凋喪偶得

一日煦和草木爲之萌起無他其氣之相感然也

王莽傳

王莽之篡也漢已歷十二世享國二百一十年矣劉崇翟義趙明霍鴻之屬皆嘗舉兵誅莽不旋踵亾而吏民上書誦莽功德前後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之多何民之忘漢與自高祖撥亂反正文景號稱太平及至武帝窮兵四夷重斂無度賴晚年輪臺之悔幸而不亾然天下之力已竭而財已盡昭宣繼之厘事補苴而已莽知其然故專市恩寵以爲結聚之術而天下遂亦受其籠絡非其得之獨易其失固有由矣昔周至懿

厲之時二百五十餘載犬戎申侯之難能弑其君而不能有其國蓋上之政教雖衰而民心猶未離也故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心失則國非其國矣是以莽之篡成於元成之世而漢之亾也則始于昭宣以前此其較然著明者也向使莽當日去其制之害民者而予以寬政則天下定矣乃不數年復歸于漢非始與而終背之也迹其所以篡亦卽其所以亾語曰揚湯止沸抱薪救火其斯之謂夫

王莽傳二

班氏以秦莽並稱爲聖王之驅除本之史遷謂秦禁兵

及不封樹諸侯以資高祖也莽之疵政不可勝數其資安在與大亂之後王者乃興故湯武皆無所資周漢之末非有桀紂之暴亂形已見尙未至塗炭之甚也設高光出於其時其何所爲乎故非秦莽無以速周漢之亾而非其窮凶極惡至於無可復加則亦不能爲後起之藉救溺者之於水救焚者之於火迨其旣甚與其未危其功之緩急大小固不同矣故比之於紫色蛙聲餘分閏位雖非其正固未能以彼而廢此也自是以降革命之際亦多故矣苟非有帝王之眞其專恃兵威則皆秦也矯名禪授則皆莽也未有能久者而惡極者其資尤

易故秦二世而亡又更項藉之暴四年高祖乃得天下
誅莽之二年光武卽位于河北故曰自古亂賊無道未
有如莽之甚者豈不然哉後唐明宗五代之際麤爲小
康與秦莽異矣而每夜祝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蓋物
非其所應得得之終亦必亡雖不遽亡猶爲人守也毋
寧其速得之爲愈嗚呼觀於此而驅除之義益信矣

希音堂集卷之一

孫開暹校字

希音堂集卷之二

平定張佩芳蓀圃

論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乾坤純體剛柔立本天地之性也長養收斂變通趨時
天地之情也而云天地之心者萬物無所不生謂之心
心統性情者也天地生萬物亦死萬物而曰生者從其
始也終則反始故爲復復者復於生之一也由復之一
而縱之爲臨之二泰之三大壯之四夬之五以至於乾
消而爲姤之一遯之二否之三觀之四剝之五以至於

坤而十二辟卦備由復之一而橫之陰陽之卦各六臨之二陰陽各十五泰之三陰陽各二十大壯之四仍各十五夬之五仍各六而六十四卦備又由復之一合三五以參天則九二四以兩地則六為爻之數而三百八十四爻備陽爻三十六冊陰爻二十四冊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萬物之數備卦有剛有柔而中正之心一爻有吉有凶悔吝而趨吉避凶之心一象有君子有小人而進君子退小人之心一此其所以為天地之心也何以能見一故見也二與四同三與五同上則亢而有悔惟復之初如籥之方啟如氣之方吹純一而不雜故

六十四卦無往非天地之心而見者惟復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二

天地之心者何坎是也天地中交而成坎離於十榦為戊己居中皆心象也坎天之一離地之二坎以陽用離以陰用心者體之一用之陽故坎為心也屯蒙之次乾坤以震艮合坎長少贊治而主中男故居乾德之全至於需訟乾合坎師比坤合坎曰有孚曰得中曰剛中皆主乎坎故坎為天地之心也然則十二辟卦何以無坎曰坎為乾之中能獨運而不為眾用故純陰純陽之月乾坤皆有事獨坎無事然稱勞卦而為萬物之所歸謂

其終始乎陰陽消息之幾為十二辟卦之氣之祖故坤互復為坎剝互坤亦為坎互剝為碩果之不食互復為一陽之初生皆此心也或曰否八月之卦而八月有凶不繫於否姤七日之始而七日來復不繫於姤何邪曰聖人之難得而易失也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有見為當治而不治未有見為當亂而不亂者蓋天地父母也君也坎子也臣也子代父臣佐君故有湯武漢高撥亂之君則有伊呂蕭曹心膺之臣而數人皆生於湯武漢高未起之前必埃湯武漢高乃見此七日之說也至于姤為陽之極其當成康文景之盛時乎然不再傳而衰

此至於八月之說也嗚乎觀於此而天地之心益見矣

伯夷論

王安石不信史遷以謂伯夷未及武王而死無恥食周粟之事而於孔子所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無述焉明王真辯夷齊讓國後即逃之首陽蓋餓而未死上古書缺有閒事多不詳而論古者要當以孔孟為宗伯夷國君之子不立而逃非無志用世者不幸遇紂避居海濱待天下之清所謂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也當斯時伯夷先逃去故與太公稱為二老嗣叔齊亦至首陽之下兄弟偕隱其後事也史遷周紀載夷齊歸周

在文王初年本傳言至則西伯已卒故論者以爲疑然
遷紀蓋據孟子曷歸乎來言聞而欲往耳非謂卽至於
周其至周自在武王之世不然何爲而餓于首陽也孔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子於夷齊之讓
國旣稱爲求仁得仁何不降辱之足云固知其爲恥食
周粟而發也有人於此與其父相善也而其子所行或
背將聽之乎抑且止之乎聽之非必降且辱也止之而
或不聽則固不可得而降且辱矣不可得而降且辱則
有窮餓以死而已而不言其所以餓與其死者聖人之
所不忍言也安石又謂伯夷不事不仁之紂武王之仁
又不事則伯夷何處不知伯夷惟不以武王爲仁故窮
而至於無處且以太公之老猶及成王而後死而謂伯
夷未及武王乎余斷以史遷爲可信者亦信之於孔孟
之言而已

樂毅論

樂毅之不能下莒卽墨以有田單爲之謀主也而論者
謂欲以仁義服齊之民誤矣春秋於滅國則譏燕下齊
七十餘城猶欲收二城是滅之矣齊之勝燕也孟子勸
其反旄倪止重器置君而去此王道也今收齊財寶祭
器盡輸之燕是利之矣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以百萬之

師歷數年之久困於二城而不能下仁義不若是之迂也藉曰圖王尤不若是之易也齊強國也一旦覆其宗社遷其孥賄士卒皆有揮泣奮臂欲戰之心而田單復以義激厲身同廝役爲士卒倡雖金城湯池不啻矣昔伍員伐楚五戰而至郢申包胥走秦庭以五百乘救楚擊吳故曰爾能覆楚我能存之況有二城可守乎或曰蘇氏謂昭王尙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信與曰信第其敗也不獨秦楚三晉之爲患也韓信已定臨淄客謂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使反漢漢兵客居齊地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且不聽遂爲信所敗齊之敗於燕也苦潛王之昏暴固未欲亡齊也令單當日諭七十餘城以立君復齊之旨必有聞而響應者諸亡城響應於外莒卽墨拒守於內毅必不戰而走由此觀之非其仁義不至乃其智力不足也卽退而休兵如蘇氏所云亦不過羈縻所得之七十餘城使不倍燕而已二城絕不爲之下二城不下齊終不爲燕有單亦必不肯守死坐困於二城而何爲獨以責毅與

李左車論

宋陳亮謂左車之說行韓信亦必下蓋以信所將非素

附循之兵持是以戰猶將自置死地何憚而不入吾謂不然夫所云陷之死地而後生者謂其不能決死於敵背水之陳是也井陘之道皆深谷絕巘以數萬之眾窒於穴中竒兵絕其後堅壁當其前是陷之死地而死耳故趙之所以制信計無逾此者信亦知其然也使閒窺其不用乃敢引兵東下既又使曹參還圍趙別將鄔城中亦恐其自後躡之耳然則左車之說行信終不能下與曰果行其說信必僞向代雲中以擊燕伺趙無備而後下此卽木罌缶渡軍襲安邑之故智也嗚乎信固稱知兵魏以不用周叔趙以不用李左車龍且以不聽客

之言而信乃能成功三人固皆勅敵也而左車尤有不可及者其告信曰燕不破齊必距境自強二國相持劉項之權未有所分蓋河北爲天下重地信請兵北舉燕趙東擊齊西與漢會固以如此則得天下之半異日項王懼而欲與連和漢之卒能滅楚有天下實原於此張良見及此也故謂獨信可屬大事至於揣度聲實校長短使權在於已而功無二於天下左車力也使成安君早用其策擁全趙之眾收燕齊之強天下大勢將在於趙卽不然三國合從以拒漢雖不塞井陘口信亦不敢引兵東下有百戰百勝之計而不免於死亾又資敵以

希音堂集 卷二 六
禍鄰不知人故也士之係於天下不亦重哉

文帝景帝論

蘇軾上書神宗稱孝文不用賈誼之策用之天下將不安孝景用鼂錯而七國發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吾謂此非定論也匈奴自高帝以來世爲邊患至孝文尤甚雖屢遣將備禦不能有所殺傷而匈奴日以驕此天下所寒心志士所共憤且三表五餌固未嘗輕以兵嘗試也而比之趙括李信過矣觀其所言眾建諸侯立經陳紀以及教太子禮大臣皆原本經術合於時宜漢之言治者莫及焉而可以是少之乎方七國之將反也如川

之必決如癰之必潰非一朝一夕之故錯旣誅而吳楚之兵不罷固知孝景之失不在用錯而在於誅錯何者今有人憂寇盜之將至豫告其主而爲之謀謀之雖不臧不可謂非忠也顧反以爲戮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蓋孝文務爲因循孝景性多猜刻皆不能無譏焉然用人難聽言尤難憚其言之難行而不用與信其言之易行而用其於事之廢興求治之緩急固不同矣憚其難行則事之墮廢必多信其易行雖其人不能其言而殃禍之變亦少故漢治之衰始于孝文以其不用賈誼也強幹弱枝之謀成於孝景以其能用鼂錯也由是言

之景固優於文矣吾故曰非定論也

黃霸論

刺史治一郡之民宰相治天下之民其勢異其道同周召分陝而理民歌其德而其相業無以過故古之治天下者必自慎擇親民之吏始能親民然後推其治以及天下之民沿至漢唐用是內外相資治猶近古今有擇相者曰某賢吏也宜入爲相旣相矣則又曰惜也不如其爲吏也豈其道不能以相資抑用人者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邪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及爲相功名乃損於治郡論者曰霸長治民使之爲相非也吾謂霸

之不可爲相不在於相之日而在於治郡之日其故何也夫政有爲之而效應有爲之而效不應其應也未有不副其實者教民禮讓可矣而必曰讓畔異路民知向善可矣而必曰孝子弟弟日多風雨時年穀登亦難得之休矣而彼且曰鳳皇神爵數集期之於數年之間泆之於一郡之內雖唐虞三代之爲治無以復加然吾觀其爲相也固未嘗異於其治民也其令計吏各對條教分殿取如曰吾之所以治郡者此爾爾能是是亦治矣旣又懼天下之不我信也則以鷓鴣雀爲神爵曰吾向者蓋屢致是休徵之應今復然矣漢自武帝治尙嚴酷天

下苦之宣帝起民間思易其治故王成首以增加戶口蒙顯賞自是厥後吏爭務爲虛名上亦欲藉是以風天下輒下詔褒美或入爲相原其初蓋以激勸之使政平訟理民得休息而已行之既久詐僞滋甚故其始也治行烜赫聲稱軼於一時其既也執天下之柄寂寂一無建明積漸所至固其勢也然則霸奚以稱治曰韓延壽以禮讓化民霸因之不易是曹參之守也許丞老當逐而不逐是古者久任長吏不數變易之意也至於課耕桑別奸蠹皆職所宜爲故行之輒效過是則名焉耳名可以治也而不可以繼也

劉章劉向論

漢宗室之忠無過劉章劉向先儒論之詳矣然謂章之志得行由有平勃以主其盟向不幸而不遇勃故無成功則非也高帝分天下半王三庶孽齊得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最爲強大及章宿衛長安進田歌斬亾酒諸呂皆憚大臣亦倚以爲重曷恃乎恃齊爾呂后知其然故以呂祿女妻之又封其弟興居皆令宿衛隱示羈縻之意後又分齊爲四以削弱之是呂后之所忌亦莫齊若也及呂氏爲逆齊果悉發國中兵又得灌嬰與之連和當斯時呂氏如游釜中微平勃章必從中

起觀其首先斬呂產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蓋章以積忿之心憑外援之勢遂斷然敢行而不疑此其所以功尤大也自七國誅後法令益嚴諸侯獨得食租稅其貧者或乘牛車以至元成之間微弱尤甚無復曩者廣同姓疆形勢之意矣故王氏肆然無忌遂以累世顯擅之威成積重難返之勢設使平勃生此時能以一節入北軍使人皆左袒乎能使如呂氏一朝就禽無大小皆斬乎設使天下如曩時吳楚七國猶存向不爲王子亦爲強宗安在功名不若朱虛乎是章之有平勃主盟非平勃能用章乃章用平勃也向不幸而不遇勃亦由其勢不

如章也然自王章以直言誅大臣皆持祿取容無一人敢言者獨向以宗室故痛切指陳無所顧忌言雖不用帝實依賴之漢之未卽亾以有向也觀其卒後十三年莽乃代漢亦安得謂其無功哉

黃老論

黃老之學莫盛於漢初其故可知也自戰國以訖楚漢之際二百餘年生民之禍極矣有可以救其危者而天下無不以爲安也有可以息其苦者而天下無不以爲樂也黃老以清淨無爲倡之此其所以盛也而抑有說焉昔孔子生衰周之季慨然欲從先進蓋以天下之變

窮而無所復入則必返其初而先王之禮樂具在也以
欲返之人心道以先王之舊典事易知而教易行故三
代之建天下因革不同而其化民成俗之本後先若一
漢當秦燔書之後法制盡壞老師宿儒罕有存者一時
將相大臣如蕭曹輩皆務爲因循與民休息而天下相
與安之行之既久同其術尊顯日至否則僂辱隨其後
上自朝廷宮闈下逮閭巷脩身齊家涖官治民舍斯無
以爲法豈非其端使然哉世徒見黃老之教行至於文
景天下幾致刑措武帝表章六經仲舒明王道黜邪說
浸浸有志更化矣而卒於無成輒謂古道不可復用於
後自古人主爲治莫不肇於其初當此時漢興六十餘
年天下之政已狎俗已成矣欲以其道猝變之故難況
其爲多欲之主乎伊古以來非先王之道而欲致治未
有不潰者也

中興二十八將論

自古戰爭之際得人難擇主尤難昔楚漢之興所苦者
亾秦秦亾而楚漢之勢分高祖劫五諸侯兵東勝楚天
下皆歸漢漢敗天下又復與楚故人如蕭何猶曰劉季
多大言少成事張良初爲韓後乃歸漢韓信陳平黥布
始皆事楚惟酈食其從高祖常爲說客故高祖始終所

與定天下三數人耳自伯升歿光武崎嶇河北當斯時跨州連郡盜名字者不可勝數而諸將或杖策以追或棄官以從或以宗室或以賓客至二十八人之多何其盛也史稱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卽與光武相親附至若馮異通左氏春秋賈復習尙書耿弇學詩禮其餘受學長安者比比也蓋高祖當秦焚書之後皆武人崛起未嘗學問非盡能明大義識去就也自武帝表章六經老師宿儒輩出天下祈嚮於學久矣而數人者本其夙昔所漸摩出而爲用於天下其於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旣的然昭晰而無疑故能不以生死強弱易心卒成

中興之基稱爲佐命嗚乎此固古今人材升降之大幾也語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亾高祖知人善任使光武開心見誠用人不疑其有天下同也而光武微時嘗之長安受學經師通尙書與高祖之天授者又異其得士之多抑有由哉

王猛論

先儒皆惜桓溫不能用王猛而不知猛自不爲溫用也蓋猛用必受制於溫而晉亾不用則足以制溫而晉存觀於枋頭之役可知已溫之伐燕非果爲國立功復仇也自滅蜀以後威名寢盛而燕據中原有并吞江左之

心不滅燕則威權不立人望不屬故師出之日屢敗燕軍燕君臣至欲舉國遁逃其不能敵溫亦明矣袁紹平而曹魏之僭生蜀漢滅而典午之勢成如溫者豈可再使有功哉自枋頭敗後雖克壽春不足雪其恥乃謀爲伊霍之舉蓋自是而氣喪而志沮矣方溫之北上也燕申允曰晉室衰弱桓溫專制晉之朝臣未必皆與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蓋溫之篡非獨晉知之天下之人皆知然晉實不敢阻溫而阻之者惟秦秦本不欲退溫而決之者惟猛是猛之存晉晉人自知之雖秦亦不知也嗚乎使當日溫能用猛則必無枋頭之敗所謂自贖

之患者而晉之不亾實由於此用是知猛第不爲溫用非不樂爲晉用也觀其將死猶戒堅勿使圖晉則其心跡昭然益明矣自古以來內無強臣之偏而臣事於外與中朝爲難者皆猛之罪人也夫

王猛論二

慕容垂奔秦猛言於堅請除之將伐燕又止堅親征以防垂論者謂猛妒寵吾竊以爲過矣垂人傑也秦有圖燕之志而不敢遽加兵於燕以有垂也如謂重禮以結其心不過官之爲冠軍其在燕王也燕主之叔父也夫且棄其爵去其骨肉而又何德於秦故猛言之旣而權

翼言之太史令張孟言之陽平公融屢言之宦者趙整且明譏之豈皆妬寵者乎自古分爭之際士之遁逃他國者多矣惟大有爲之君長駕遠馭能使敵國材臣皆爲己用而堅中主也毋寧峻其藩籬絕其禍本而已且當滅燕之日垂尤不可不除一物也吾父得之以及吾兄之子吾奪而有之是篡也如他人奪而有之則爲仇讎而已彼且以仇讎視我而與之同朝可乎或謂堅之敗也有勸垂殺堅者垂不忍此堅推誠所致不知垂之不殺堅勢不可也且成天下之大事者必先著義聲於天下縱之愈寬則得之愈固此其所以終能復燕也方秦之隆慕容暉姚萇張天錫之徒布滿朝列不獨垂也然堅遇垂尤厚垂亦始終念堅自垂首叛而天錫奔晉暉謀逆萇弑君秦隨以亾矣嗚乎貪盛大之名而不顧肘腋之患自古及今未有能終者也猛之至死不瞑以此也夫

李勣李林甫論

高宗欲后武昭儀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明皇欲廢太子二王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二人成君之惡同而其心則異勣功名日盛與無忌遂良比方其同召稱疾不入固

已知其不可矣既而帝獨問勸不得不巧辭以免禍林甫因緣武惠妃欲立壽王瑁而廢太子二王久矣上卽無意猶將勸成之既而楊洄之讒入反襲用其語以中帝蓋逆知帝必且爲高宗而已亦得藉口於勸此其所以柔佞而多狡也然卽此而知勸之爲禍烈矣自古愼諫之主苟非如桀紂之昏暴鮮有盈廷不謂然而一人獨斷行之者且旣竭情而與之謀必有不得於心者矣而忠告以救其失更有不容已於言者矣此雖在外人猶然況於君臣一體乎武后欲立武三思爲嗣狄仁傑諫武后曰此朕家事卿勿豫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何者不爲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豈得不豫知乎故反周爲唐仁傑與有力焉林甫不足責也勸胡獨昧此邪雖然是言又不始於勸也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荅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立明帝以問羣臣羣臣對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自古家庭之際誠爲人所難言言之而不見用者多矣未有屢用屢效禍亂相踵若此之甚者孔子謂一言喪邦其以斯也哉

太王去邠論

孟子稱太王去邠居岐爲不得已考周自公劉始國於

邠詩大雅及豳風所載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祥天文
氣候草木昆蟲之變無一不具且太王以皮幣犬馬珠
玉事狄與頓冒以名馬女子事東胡何異冒頓不忍甌
脫外棄地一舉而滅東胡況席祖宗累世締造之遺乎
蓋后稷始封於邠邠雍州之域固中土也不甯失官乃
竄戎翟之間夫本非吾土而棄之與本爲吾土而棄之
者有間故太王之築城郭宮室作五官百司皆在之岐
之後則知當日之居邠亦非得已也且古今來廢興無
常固有不能不遷者平王避犬戎東遷洛邑與太王何
異而宋蘇軾譏其失計其言曰收豐鎬之遺民脩文武

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而秦何
自霸余謂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齊晉之未敢貳固也若
秦則豈僅霸已哉自宣王以降王室日衰秦日益強卒
賴其力以脫於難然秦世與戎爲仇其將兵救周亦以
自固非果能盡忠於周也觀於旣列爲諸侯卽作西時
祠上帝夫其先暴戾而後仁義習俗固然況近在肘腋
之間當綱維弛絕之後乎使不遷必受制於秦秦乘險
固之形挾天子以東臨天下必且亾周此事情之較然
易明者是太王以避狄平王兼以避秦也顧太王唯能
爲善故雖失其地其後世終有天下平王不能自彊故

一遷之後遂至微弱而不振然用是猶更二十餘王又六百年而乃滅於秦故孔子嘗欲爲東周而春秋之作不始於初遷之日而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固未嘗以其遷爲盡非也軾又言遷則必亾孟子之告滕豈其速之亾乎彼不遷者又何爲終亾乎余故因太王之事而並論及此以見不得已而圖存者當思奮勉厥終毋徒慮失計於始而所謂效死勿去者其義亦可類推矣

爲政以德論

論語論學首言孝弟次以敬信節愛以至禮節用和此德之本也論爲政言行舉錯則官人之法敬忠孝慈則

化民之方與夫三代之因革損益皆政之經也故曰爲政以德是乃二帝三王之學聖人傳之以爲萬世治天下者之標準也蓋願治之主多矣未有無德者漢文帝躬行元默與民休息唐太宗樂聞昌言漸不克終其去古亦遠矣然志期於無爲而政之擾民者鮮心切於聞過而政之失宜者亦鮮故其治在漢唐爲極盛自斯以降其設心制行苟有一二之不肯於道則其於政亦必有一二之合焉如偷爲苟且一切之計雖亦有所設施而其後且浸尋變易而不能以終日此人主之取舍所以不可不審也夫政莫備於周官冢宰所掌閭寺嬪御

之職服膳筦庫之司至纖至悉然而王政必自內始使
邪侈之萌泯於其心聲色玩好之物無得接於耳目而
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設使冢宰之職廢宮寢之內
惰頹不理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雖以成王爲之君
周公爲之相亦不能使其令行而禁止矣而何以爲政
乎然其所以若此者蓋亦有由師氏三德之教二曰敏
德以爲行本蓋自其爲太子之時豫教既有其方薰陶
又已有素一旦舉而措之先後終始之要自無不得其
宜者又以知學之不可以已也自此義不明政與德判
而爲二其失也有以政學者有謂可不學而能者而政

與學又分爲二矣此二帝三王之治所以不可復見也
與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

天下之事莫不由近以至遠抑有先圖之於遠者以其
憂在近也且遠亦非必千里之外百世之後而慮不及
此何邪蓋有溺於久安而不知者有雖知而自謂無傷
者有見爲有傷而積重難返者不則以爲遠也而待之
後日甚且非所樂聞而惡人言之者是故蔽則生奸滿
則招尤畏難難必作忠言日遠讒邪必日進如是而何
能以無憂乎在坤之初六日履霜堅冰至坤十月之卦

爲霜象至復十一月則爲堅冰其至近矣而文言以積漸明之且咎其不早辨蓋坤之初始姤姤爲五月盛夏一陰始生地中而積之至於堅冰固非一朝夕之故此其所由來也至於履霜則其漸已成而不可爲矣故以爲當辨之於早早之云者謂當極盛之時已有衰落之兆其幾甚微而爲惡至鉅於此辨之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身安而國家可保所以謂之遠也嗚乎聖人此言其有憂患乎自三五以還天下亦多故矣其始也未嘗不深觀世變而爲之謀其防微杜漸未嘗不各懲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後乃稍陵夷也或且潛滋竊發於智力之所不及豈慮猶未遠與蓋近憂不可有遠憂不能無不能無者當聽之於天不可有者則脩之於人人果脩矣亦往往得天之助故易又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以其履信思順也由此觀之久安長治之道不外於斯而人柰何弗之察邪

先憂後樂論

宋范仲淹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斯言也吾嘗求之古今而知其能此者鮮也三代以前莫盛於唐虞顧以舜禹稷契之聖十餘載天下乃大治及皋陶作歌猶以叢脞惰墮爲憂而未以爲樂也自是

以降天下之變不一而憂亦日多當宋仁宗寶元康定
閒天下之憂在西夏仲淹與韓琦同爲安撫嘗自請行
邊矣及詔鄜延涇原會討仲淹堅主招納按兵不動夫
宋之亾也非用兵之患而不用兵之患昔太宗屢與契
丹戰欲取燕薊李昉等力請脩好澶淵之役寇準畫策
保百年無事卒聽其請盟自是以後遂恃和議爲長算
馴致靖康之禍而國不可爲矣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
其能脫轡拘之習爲國家建非常之功也以仲淹之賢
合諸道之兵連二十萬之眾假以便宜之權顧怯於進
取內損中夏之威而示弱於外夷此尹洙所以嘆其不

及韓也世徒見好水川之敗全師覆沒遂以仲淹之議
爲是以琦之進討爲非設使當日不違其節制未必無
功設仲淹能與之同心協力亦不至失亾若此之甚況
罪不在琦而可以成敗論之乎夫西夏非有契丹之強
也卒至於破十餘堡覆兵殺將者始由將師不得其人
繼由於戰守異議而仲淹躬在行閒三年未嘗一決勝
於敵迨至鎮戎再敗乃上言願與琦犄角並進而元昊
旋請和兵罷不用矣世之置身局外者旣蒿目而無如
何及身肩事任而所持若此其於天下憂樂果何如邪
然則斯言其不讎乎曰世之溺於功利久矣誰復以天

希音堂集 卷二
下爲念仲淹而見及此也蓋其立志本不同又欲極其規模以自淬厲而云然耳其服官多可稱道爲宋名臣亦以此嗚乎何可少哉何可少哉

刑賞忠厚之至論

聖人之立法也必有其所以爲法之意意起於公故法明而治具意起於私則法廢而意亾雖堯舜之仁不能廢刑雖桀紂之暴不能無賞而民有時受堯舜之刑勝於桀紂之賞者堯舜公而桀紂私也且夫聖人之治天下固將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顧有刑焉有賞焉果何以然邪有功不賞有罪不刑是謂慢慢則民偷刑

不當罪賞不當功是謂濫濫則民儆刑所當賞賞所當刑是謂辟辟則民叛當斯時也乃始以法繩之勢必有刑而無賞雖賞而亦不知所以感而生民之禍自此始矣是故不孝有刑不弟有刑所以驅之使爲孝弟也賢者有賞能者有賞所以勸之使爲賢能也賞行於爵祿之所加自行於爵祿之所不加而賞不勝賞矣刑施於刀鋸之所及自施於刀鋸之所不及而刑可無刑矣故赦者當刑而不刑世之所謂仁也而識者謂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曰一歲再赦善人啞啞夫使君子善人不得其所是胥天下而爲殘賊也故刑非必過於義賞

希音堂集 卷二
非必過於仁過於仁有時不得爲君子過於義不可遂
謂爲忍人無他惟其公而已公則不慢不濫不辟而德
施普矣是故聖人無一事不本於忠厚而刑賞尤其至
也論者顧引孔書疑輕疑重之文以當之豈聖人立法
之意乎

希音堂集卷之二

孫麗暹校字

希音堂集卷之三

平定張佩芳蓀圃

策議

擬對韓昌黎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
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
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
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
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

希音堂集 卷三
疑不可得已是三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聖人無一事不斷之於心而必人謀鬼神期於大同蓋聖人之所疑乃天下之所懼此當與人共之者也機事非一人所成而必慎之於密不密則亂生故國君漏言而大夫殺此不當與人共之者也顧其事不可偏廢而得失則視乎其人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豈不以帷幄之地釁隙易開機事所關密又當密哉卽唐虞之吁

咈一堂無事不與人共矣而十六族之所以進四凶之所以放必先內斷於心而天下之人徒見其進所當進放所當放以謂是治之顯然者而已雖人臣進言於君亦非終於不泄也將播之臣庶使天下共蒙其幸也故曰不可偏廢者此也子產相鄭褚衣冠伍田疇民有孰殺之詛而子產毅然爲之雖獨斷獨行而不害其爲同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孔光周密謹慎至不荅溫室樹而卒成王氏之禍烏貴其爲密乎故曰尤視其人者此也然竊觀至治之世其道大抵從同衰亂之朝其事往往多密何者苟君臣一德朝無闕失民無幽抑不

幸遇大師大遷立君之類自必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迨其衰也上疑其下下亦疑其上不獨英君察相念之至深非外庭所得聞卽亂臣賊子圖爲不軌亦有不
敢以告人者矣由是言之二者之旨不同亦隨乎其時而已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敬而周之政尙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尙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

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尙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聖人之爲治因時制宜而已監於前代之得也則仍之其失也則去之何嘗曰吾必尙忠吾必尙敬尙文哉使其有所尙也則亦知其敝之爲野鬼而薄矣不救則法廢救之必且朝忠而暮敬朝文而暮質禮曰先王之制禮有本有文又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故貴少貴素忠敬之屬也周固如斯矣貴多貴文文之屬也夏殷亦如斯矣莫詳於田制而雖周亦助同乎殷莫大於學

校而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同乎夏其他脩而兼用者固不可悉數矣夫古今之運以漸而開而人事因之日異故以商視夏則謂之忠以周視商則謂之敬至周不得不謂之文其漸使然也至漢儒始有一質一文主天主地之說取制之不同者如立嗣昏冠喪祭明堂車服樂縣之類皆以文質爲定謂是三者之所以分豈不謬哉自是以來有終始五德之論秦自以承周爲水德之始至漢張蒼以爲水德賈誼公孫臣以爲土德劉向以爲火德魏承漢爲土晉承魏爲金所謂相循環終始也又其甚也以火忌水洛去水而加佳以水得土又變雒而

爲洛觀其所爲誠非無意然秦以剛毅戾深失天下漢絕而復續三國偏安運祚皆促至晉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年烏在相勝相生之足以爲治乎且夏正以十三月色尙黑自太初改厯至今用之若較其所尙亦多不合然後知三正乃王者改制之一而所以爲治之本固不在是矣

問夫子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於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聖人刪訂詩書取足昭勸戒而已不求備也墨子稱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史遷稱古詩三千夫子刪存三百其言雖不可盡信然觀賈誼書屢引逸書晉世得汲冢古文其餘書傳稱述逸詩者不可勝數則詩書之不止如今所傳甚明而聖人刪訂之旨從可思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聖人之大改過也周衰桓文霸顯其悞忠負疚之端蓋亦不少未聞有一言之悔於厥心而受責圖艱乃在僻處戎翟之秦穆讀其書何憂思之深也孔子作春秋於當時人君小善必錄況用心不悖於聖

賢如秦誓者乎所以得列於書之末者此也詩譜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時得五篇乃列之以備三頌箸爲後王之義今商頌是已而無風者時王所客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也魯僖公遵伯禽之法尊賢禮士脩泮宮伐淮夷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今魯頌是矣而亦無風者周尊魯亦不陳其詩也由鄭之說使夏頌有徵固將錄之使商頌若亾亦必闕之又諸侯請於天子而後作頌其得請者錄之不得請者則亦闕之矣或謂孔子繫秦於書之後蓋示繼周之義信斯言也費誓先之

矣秦固繼魯未嘗繼周且商頌作於周之前何以反列於魯之後乎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闕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有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于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楊子無載而散見於列莊之書自孔子沒其言侵盛孟子辭而闕之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邪說者不得作孟子沒楊墨之道息而釋老之教興老氏清虛自守卑弱自持近楊釋氏慈悲不殺捨身不顧近墨老氏書先於楊而行於漢釋起明帝之世而行於晉魏梁隋之間當時人主化之奉若神明以至公卿大夫傾心信嚮浸以成俗爲救之之術者曰佛老之所以爲患乘中國王政禮義闕廢之時而來補其闕脩其廢則患自息可謂探本者矣然王

教何以闕廢脩之補之以何爲先不可不辯也人未有生而爲釋老者使天下之人皆有食以食有衣以衣有父母妻子職業以居雖彊使爲之必不從矣設使無衣食職業至於顛連困苦以死一爲其徒卽可得生雖禁使不爲亦不能矣何者死生之說勝則禮義之說不足以入矣於斯時也乃思所以救止之無異奪之衽席內之水火幾何其不胥而爲亂也然則二氏之說終不可廢與曰古者教養之權操之自上天下無不耕之民而教以興後世教失而養亦失故二氏借以爲資而起也必其使人皆有所養乎人皆有所養則必復三代授田之制嗚呼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于人而得于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與願與論之無惑於舊說自春秋以來生民之禍極矣其上皆有亟欲用民之心其下亦多責效旦夕之事士生其間爲之固無具也雖

有亦安所施而管夷吾商君一以致霸一以富强誠所謂便於人而得於己者矣顧道有王有霸語霸功者功必自己成謀必自己出隨其才之大小皆足爲天下國家之用此管商所以顯也語王道者矜尙仁義而好爲高遠謂三代以下無完人謂周秦以後無善治此所以羞言管商氏也然觀管子一書規撫次第蓋一本乎周官其定民居成民事則鄉遂都鄙之法作內政寓軍令則司馬之法惟欲速以取所求此其根源之異耳商鞅以帝王之道說孝公語雖浮夸及定變法之令令行禁勝極公無私亦非人所能者故孔子旣小管仲之器而

又曰如其仁如其仁劉歆至比商鞅司馬法之厲兵后稷之勸農何嘗以其術少之乎夫求名而不責實天下之公患也設令其生管商之世親受其指揮將奔走承令之不暇誰敢鄙之曰此管商也設今有人焉內足以強國外足以禦侮而其術實本之管商必且尊之曰此伊周也矜儒耳食自昔已然奚足與論天下之治哉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何如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孔子之時先王取士之法蕩然矣故由求赤之徒皆本所學以爲志自科目興而法益變惟決得失於有司之目而人才亦往往出其中何者第其高下差其甲乙有司之事也而高下甲乙於何知之知之以所學而已今科目之所重者明經進士明經問以九經大義進士兼試時務方畧有經策全通者有經通四五以上而策有通有不通者通則其學深否則其學淺學深故才行多

優學淺故才行多劣其大較也夫制有沿革而道無精粗由求赤非由鄉舉里選而各有所造以成其材設使生於今日亦以發策決科而已是以子張學干祿而夫子教以尤悔之寡子夏篤信聖人者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究不害其爲賢者亦幸其時之得遇道之得行耳楊子雲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又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則今學者之志亦斷可識矣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子所謂賢則蘧瑗鄭僑叔向季札之倫是也所謂仁則如子游之於澹臺滅明是也當時士大

夫類能以禮法自持德行道藝皆可矜尙故足以輔吾仁今之世去古益遠矣其或涖官行身稍異於眾聲韻帖括見稱於時則有矣求其可事而友者不數數也蓋古之所重在行今之所重在言以行則人皆有所造就而相得爲師以言則惟恃有司之程度而已固不可謂無其人也然非愚之所敢知矣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代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

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耶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至於內外羣司則不盡然周官三百六十論者謂內職掌人以至女職凡一萬五千

九百五十人通計侯國則七萬餘矣下至漢唐有增無減唐制中書門下爲機要之司尙書總領眾曹御史臺職司風憲故其下皆置屬左右郎吏各有差未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無其人而闕其官其弊有二一曰多猜忌二曰吝財用古者爲官擇人而考績必俟以三年今也望之大速責之大深望速則不得久於其任責深則無由以見其才且才不稱位退之宜也以大臣薦者疑其有黨同之私以門地勲功進者疑其爲聲勢之援設上自簡用而有不稱焉將視天下無一可用之人矣是猜忌之過也周官祿糈出於井田漢有二千石至於百

石魏晉以來日俸五斛月俸五十斛貞觀之制則自千石至五十二石有職田公廩之入防閤庶僕之給蓋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官而與其成天下之事百王所同也自兵興費煩府庫不充料錢或三分減一或五分減一以每月百貫計之歲省十人則一萬二千貫矣省二十人則二萬餘貫矣是吝嗇之過也夫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昔魏相丙吉漢之賢相也宣帝任之而漢世循良於斯爲取何者天下之大萬官億醜之賤人主不能一一自察故責之於相相苟賢矣其所舉必賢苟不賢矣其所舉亦必不賢然未有知其不賢而任之爲相者

患在賢不必用用不必賢而又待之以不專之心聞之於眾多之口則所謂宰相者充位而已相固可廢也況於百執事之微哉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人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自漢以來言易者多雜於陰陽災異故有飛伏世應積建互反納甲之法有易林占候積算委化錯卦混沌壬遁風角之書遞相傳授奉若神明於聖人作易垂教之本旨無與也然亦足以見易之精微無所不極矣嗣是注易者無慮數百家而鄭王取著鄭以象數爲宗多論

互體或失之穿鑿附會而不潔淨弼廢象占專釋人事或流於虛無浮誕而不精微至有言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潔淨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夫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詞孔子作彖傳復於彖傳之外爲六十四卦之象傳以教後世之君子天人備矣而其自言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曾子得聖門一貫之傳者也取艮之象詞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蓋易之爲道始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具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潔淨精微孰逾於斯非是必失之賊賊

也者陰陽占候之類是也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旣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四德俱備爲六十四卦之首顧六爻時位不同吉凶悔吝亦異乾龍象也龍之爲物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而躐蒼昊者其常也有時

涸泥而潛蟠見笑於獷獯亦不得異其爲變何者凡能屈而不能伸能顯而不能晦以及屈伸顯晦之不得其宜皆其得有未至也故二五之利見健矣初之潛三之惕四之或以至上之亢奚獨不然乎且以悔言之天運至此而盡人事至此而窮固理之必有者也有之而不爲凶雖凶而可以獲吉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斯坤以承乾爲德以柔順爲體二之直方三之含章五之黃裳皆得乎臣道之正者也四之无咎无譽遇難而不失其正者也初曰堅冰至所以防龍戰之漸於其始上曰龍戰野所以著堅冰之至於其終蓋坤十月之卦乾

位西北當十月陰窮於亥陰薄陽所以戰也論者比於武王牧野之事而象亦曰其道窮天道窮而陰陽相薄君德窮而攻戰受誅皆理之自然所以爲簡知此之爲簡而乾四爻之爲易亦明矣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饑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宜足而反不足者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自兩稅興而租庸調之法廢於是以錢爲稅錢者所以權物之輕重一高一下不得有調此其制也初定稅時貨重錢輕計綾絹而輸錢旣而貨輕而初稅之錢不爲少減故前之輸一者今過其二此民所以愈困也錢重則末作而本業少然以一戶田畝所出歲輸粟二石二十畝永業所樹輸綾絹絁各二丈粟帛固有餘也迨物價旣下直入亦微而養生喪死之費固不足以給矣況於一人耕而十人食一人作而百人衣乎此所以宜足而反不足也爲救之之說者曰是宜復租庸調之舊夫兩稅以貧富爲差課納有時不可謂非便民也計稅徵錢而民得免於大斗長尺重稱之苦不可謂非薄賦也

病在錢日重則貨日輕耳今惟任土所宜悉輸粟帛而不以錢則民困自蘇且自古國家無以粟帛多爲虞者人情一日不食則饑終歲不衣則寒假使藏鏹千萬而不爲衣食之計有饑寒之患錢於何用古之人君所以貴穀帛而賤金玉者此也如以錢必不可廢則宜增粟帛之價一如兩稅初定之數雖物估屢更而官之所徵不易是亦法之可行者夫自三代以還井田旣壞取民之制屢變孟子言樂歲終身飽驅而之善故民從之輕樂歲終身苦救死恐不贍故不暇治禮義今誠欲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其由來又烏可誣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以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于萇宏是也今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自仲尼沒而七十子散師道之廢久矣而有不與俱廢者以其書存也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此其所以爲教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此

其所以爲學蓋古者以身教故學者必有師自世教衰天下無可師之人故爲指其途於博約而本之於六經聖賢所以脩己治人與夫品節制度名物之詳盛衰治亂是非得失異同之故具在於斯矣觀於漢儒一經之傳動數百萬言學者或病其繁蕪然語之不詳則理不明理不明擇之必不精優而游之徐自得之大則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小亦足以持身而寡過道德之成亦在於斯矣昔黃憲以牛醫子論者稱爲學充其德顏子可至以至蔡邕趙戩之徒則謂其孝齊參騫又謂如顏冉仲弓不惟當時誦之後世遂亦信爲實然蓋天之所

以與我者備矣其上者爲生而知之之聖其次亦學而知之之賢世固未嘗無人也且以諸子之材孔子之善誘或得其一體或具體而微不必盡如孔子者夫豈無師哉其所自爲非師之所能與也況平生聖人之後有志於聖人之學而欲比肩於諸子則在其進之而已學業之成道德之歸豈遠也哉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

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
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
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
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乎其何勤且煩如
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
曉耶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耶二三子其辨焉

聖人之道不明異學亂之也孔子稱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又曰舜無爲而治古今言治者莫尙焉至老子亦
曰無爲而以清淨不擾爲本於是有疑堯舜爲勤且煩

者且亦思治何以無爲地平天成人物熙皞是已使地
自平天自成人物自熙皞亦何賴有聖人當大亂之世
而聖人生焉一事之未理一物之未盡皆其所憂也非
特憂之而已必思有以維持而安全之如尙書所載是
已迨至當爲者悉爲一如天之自平地之自成人物之
自熙皞自可優游而坐理矣卽以治水一事言之堯獨
憂以舉舜舜以命禹堯堯堯堯堯堯堯堯堯堯堯堯堯堯
不生毛此亦極天下之至勞者矣而孟子稱爲行其所
無事禹尙無事而堯舜抑可知楊子曰法度彰禮樂著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如法度廢禮樂虧安坐

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由斯言之堯舜之無爲固以其勤且煩也設如老子之術必至遺棄一切而後已此正楊子之所譏者其究也申韓以之爲刑名莊列以之爲恢詭蘇張以之從橫而天下從此紛紛多故矣自此不明逮於漢初遂學黃老以爲治世亦相與稱頌而不以爲非則堯舜之道之失其傳有由然已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耶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矣矣

神仙之說古無有也自秦皇漢武以天子之尊求爲長生不死之道於是秦阮倉記古得仙者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班史載神仙十家爲書二百五卷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古者百二十歲稱爲上壽況能長久乎而神其說至於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則妄甚矣且果能若斯亦不足貴何者父母之於子也養之教之使其生順歿寧傳之無窮已矣而爲之子者顧捨父母棄人倫從事於深山窮谷之中如龍龜鴻鶴然以求所

謂長生而墮絕其宗嗣其得爲孝乎其父母視其子之如此也樂乎不樂乎使天下皆若所爲人類幾何其不盡乎二帝三王之憂勞天下也至矣設當時果有其人必且誅絕之不使惑世而誣民而冒傳其道乎況其本無者乎是故生者必有死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而聖人爲之菽粟布帛仁義以全其生爲之棺槨葬祭以全其死至仁且智孰大於斯或問楊子仙有諸乎曰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囂囂者之語也惟囂囂能使無爲有以此觀

之其妄益明矣

社倉議上

社倉之設由來已久而法莫詳於朱子其利弊昭然可覩矣今又有甚焉者蓋有社倉必有社長主之皆擇鄉之殷實有行義者第地位與居民無異雖司其出納而計口有多寡之殊按戶有當給不當給之分非侮慢以興爭必阻撓以生事條約固未易遵也屢遇歲儉逋負必多有司既不援例除免必責償於社長而富者破產矣故恒視社長爲畏塗鮮有樂充者惟游手無賴之徒乃爲之旣無可任之人奚收責成之效此一難也社倉

之法令州縣因便稽察而交代盤查則以數上報計倉分儲四鄉離城或四五十里有遠至百里者每倉儲千餘石或二千石地既散處知固難周甚且易舊負爲新欠詭民困爲官廩遞相掩欺徒存空簿一旦事窮情見社長之脂膏易盡有司之包賠亦苦此又一難也然則若何而可曰爲今之計莫如裁社倉以立義倉其說何也攷隋唐於當社置義倉以社司主之是社倉卽義倉也後更立義倉以備凶荒而藏於州郡有司權其出入與常平無異社倉則斂放委之社長雖長吏不得侵那而催理無術固不若義倉之爲愈矣或曰社倉藏之於

民今爲義倉而歸之官毋乃朱子云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而深山長谷遠輸之民皆不及與曰不然天下事利與害而已利百而害十存其利可也害百而利一利云乎哉社倉之善以其近民而弊卽由於近民當支貸之時有恒業者固不屑此大半皆貧民不能自食者徒見加息無多而貸之甚易迨還倉之日無力者不得不轉貸於富室是寬息之惠止什一而責償之費乃什九且四鄉置倉雖當適中嚴密之地而荒邨僻陬支貸之艱無殊於城市不能使人人沾溉也若然則惠不均惠不均則詭冒之弊作侵虧必多徵求益煩蓋有甘忍飢餒

而不倉社倉之一粒者里豪市狙反攘以爲利而倉儲不可問矣或曰此朱子良法也廢之可乎曰法苟便民雖王氏之青苗可行也如不便雖唐虞三代之法窮必變變則通宋黃震論之詳矣朱子不能必其法行於有宋之世今乃崇其虛名於積弊之餘是敢於厲民而不敢於非朱子未可謂識治道者也

社倉議下

或曰子欲裁社倉立義倉其說似矣第義倉斂散之際吏緣爲奸不更甚於社長乎曰胥吏之弊雖社倉亦然何也社倉雖聽社長經理而州縣因便稽查及交代盤

點能不假手吏胥乎且有社倉而後有社長雖無義倉不能不有吏胥吏胥在官者也其弊難防而易防社倉在民者也其弊難防今制糧重倉多之區官不能兼顧遴點老成書役徵收而已得相爲覺察天下有飭法之吏有畏法之吏苟其才而知畏法往往佐令長之所不及社長不盡可任吏胥不盡不可任視所以馭之者何如耳或曰如官有那移侵虧柰何曰不肖之官所在多有夫其肆意取求奚獨倉庾之足慮今監司有稽盤之責同僚有舉知之條所以專委任慎主守防侵盜也逆慮州縣非人而廢至計尤不可之甚者矣或曰常平立

於漢每廢而猶存義倉始於隋未久而卽廢今欲裁社倉何不歸於常平而必立義倉也曰常平以均糴糶義倉以備凶荒二者並行不可偏廢國家發內帑數百萬爲常平倉本而藏於州縣視地之大小爲貯之多寡自萬餘石以至五六萬石古云千石在市其價自平民賴其倉而官取其利此常平之所以善也義倉官與民償貸飢者可徒手而得粟然遇歲祲無償其澤易竭原與社倉無異故宋於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然其爲愈於社倉者利權在上而不在下也並社倉於常平而同其糴糶則有錢者得倉而無錢者不免向隅非

所以拯災禱重民命也故夫義倉者有社倉之利而無其弊濟常平之不及備凶歲之緩急者也或曰朱子謂義倉爲法太密吏之避事畏法者往往全其封鐫累數十年不一訾而有浮埃聚塵之虞將若之何曰義倉斂之平歲散之凶歲償之豐歲而出納之必時陳新之互易則權度於有司如慮粟積於官有入而無出或約爽於民有還而無貸避事而事乃愈滋畏法而法益難免攷定制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夫然故九年五年之中雖屢遇豐登而不失權便安有坐視其紅腐而不之省聽民之捐瘠而不知恤尙

爲重倉儲者哉

希音堂集卷之三

孫麗暹校字

希音堂集卷之四

平定張佩芳菘圃

書序

上鳳廬道乞采買免稅書

卑州奉檄建裕備倉采買麥豆四萬石前因閣下兼權
 關稅陳明過所開放蒙示米豆等項過關向無免稅之
 例俾遵照納稅伏以采買無免稅之例亦無征稅之例
 考稅起於征商商賈轉販逐利故征之足以益帑藏佐
 國用如用國家之財糴粟以爲民食與商賈之興販不
 同而裕備倉之設專備災祲遇災則舉以予民與糴三

之買補亦異故有商而不征者歲歉則弛關津之稅是已又振濟補倉皆稅船料不稅米穀而撥運則并免船稅蓋以百姓者天子之赤子今有人憂其子之飢寒鬻食以哺之猶屑屑抽分其餘夫苟求餘孰與不哺且閣下今日所處利害尤不可不審何則權稅者求稅之盈不問民食之有無臨民者求於民有濟而不計稅之多寡閣下實兼其任向使當稅而故減之固非稅之利如不當稅而故增之則必爲民食之害且一歲之稅千百於所采買之數數苟不足非以采買免稅其足亦非以采買納稅也而使州縣之吏因是規減於所買之數曰

吾非糴不足稅困之也將何以爲采買不力者責乎或謂采買吏有贏餘稅於吏非稅於民此尤非也古之善理財者莫過劉晏晏於揚子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曰所費實不及半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今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其後有司減其半船益脆薄漕運遂廢至宋時商有稅吏而爲商則不稅非以厚吏也亦使之無敗乃事而已況其爲國家之公糴有定則而無私債又非若比者今例買稻一石準價六錢米倍之價過則止不糴今價日昂計石一兩以外例不能增以一州計之所糴尙不及三之一其無益於

稅又明甚用是冒瀆希財察

論泗州水勢書

職初抵泗州民間訛言今年之水與往歲亳州無異隨
歷各鄉諭以水不日卽退並被水重輕情形開示民頗
帖然蓋往歲亳州之水由河奪渦入淮二瀆并流是以
自亳州以下皆罹其害而泗州亦惟濱淮之地被滄今
歲始由睢寧黃水漫溢並非奪溜以洪澤之大受黃河
漫溢之水原可速下第淮漲而黃亦大黃淮交偏淮入
湖猝不得出泗州衆水及黃水之漫溢入湖者迫不得
入是以倒漾四散然湖實時吞時吐故鄰境如五河鳳

陽懷遠等處水勢皆小於往歲而泗州之水亦漸定而
不至日長故爲今計無可堵禦亦無處疏泄但得黃水
日減湖水自通泗州之水自日涸且淮水亦非大於往
歲由黃所經入沙泥必多淮底日淺湖多淤渟故水雖
小亦大稍大則更不支此其受病之由也竊謂今日泗
州西北上游之患急而東南下游之患緩治西北之患
易而治東南之患難何者西北地居高阜向無水憂河
自睢寧漫入民猝不意人心驚惶故其患急東南地濱
湖渙本係水鄉習爲固然故其患緩然黃水不得不治
決口不得不築不過暫時爲害治之頗易東南四五十

保凡水行之地非民居則民田今一望瀾渺流亾幾盡非盡棄此四五十保之地以與湖其患固不止也故治之獨難今易者次第舉行其難者恐猶煩籌慮伏惟垂鑒

論開天然閘書

昨因查修天然閘下河道業將卑州睢河經流及應修各段繪圖貼說上呈竊念茲事重大有不容默默者睢自宿靈泗以至入湖上下數百里承上游及本境之水一遇漲大往往漫溢故修治爲宜然河身本窄黃水所過水去沙留日日以甚河身反高於民屋其病由於引

黃入睢也蓋睢之於宿靈其所經流而泗則兼爲其尾閘查睢一由泗之謝家溝東南經卞河入湖一東北由烏鴉嶺入下江之宿遷桃源復折而南至泗之安河入湖一由荀家溝經泗西門南流入淮睢支流既多非數十萬不足以集事且爲開天然閘而修無非欲導河使之入湖耳自河日南趨毛城鋪之減水入之峯山四閘之水入之諸閘有啟有閉湖有增無減故病泗者莫如湖而淮次之而病淮與湖者尤莫如河設再益以天然閘之水一遇湖漲必致橫潰而睢必致淤墊如是泗首受害而宿靈亦不免矣天然閘之設原以防河漲保徐

城爲今之計宜相視附河兩岸民居有當衝宜遷者遷之或陂障汗澤舊爲河所游蕩今起堤防逼束未舒者亦宜決去如此不已然後開閘以泄之河所去旣多其入閘者不至爲害庶幾徐安而宿靈泗亦安辟之一石之水必盛以一石之器不則必多其器而後能容今睢深廣不及河之十一苟防漲保徐專恃乎此是以斗卮盛石水有覆諸地而已且昔人言開河如放火萬一旣開之後洶湧奔溢不可收拾如往歲儀封之決郭工之漫尤當早爲籌及也又天然閘乾隆十一年經河憲高奏明以徐城誌椿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啟放以今校之卽長至六尺亦不宜放何者河屢決於豫境皆由下游梗塞水至六尺其實不及向之一二病在河高而不在水大又明矣某知識短淺非敢妄談河務謹言其利害之顯然者祈訓示

論鳳泗水旱書

竊聞古者水旱謂之天災鳳泗二屬遠者勿論自目所經見十餘年來七八災矣嘗究其故而知其說之不必然也周官太宰以三農生九穀注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秬稻大小豆大小麥或曰無秬大麥有梁苽蓋地不同而生物則一故多其種別其性權其時高無苦

乾下無苦溼又盡其四支之力是以四種而五獲民不知災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職方揚州其穀宜稻然爾雅粢稷註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粳秫蔬黏粟北人用之釀酒吳都賦言穉秀菰穗是揚州不專宜稻也鳳泗遠在江北地據高阜與江南異淮渦汜濉岸高厓深水利不通而其所種則惟稻近稍有種麥與菽者不過十之二三當春夏之交稍有積水過此則全賴雨澤又惰窳性成秧一入土袖手待食及其無獲則諉之天災

國家嘗費數十百萬以振之上之恩澤日以厚而其本業日益荒流離亦愈甚農者天下之大本今旣無以供上之需反歲有所殫不知紀極非所以爲經久之計也漢汜勝之有區田法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其法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穀大小豇菘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穀豆二麥各百餘區山藥芋子各一十區通約收四五十石數口之家可以無飢今可放其意而行之如有田一頃者種大小麥五十畝秫粟二十畝稻二十畝芋菜之屬十畝麥後種大小豆二十畝蕎麥三十畝以是類推低田乃種稻高田則種雜糧有司以時課其多寡督其勤怠設有雨暘不時失於此必得於彼歉於前必豐於後如此數年民俗稍

變庶無饑饉之虞矣或曰俗言高田一倍低田數倍誰
肯舍多而取少不知稻之多獲以近水澤資灌溉也徒
聽之天與石田何異苗有耐水有耐旱黍稷秫麥俗謂
之旱糧蓋其稈長穗堅水不能過旱不易傷綜計其利
固與稻入無殊或又曰民習種稻恐地利不宜何曰周
官草人有土化之法蓋地可使肥又可使棘果廣種力
耕何患無獲且鳳泗地勢與西北同今西北之人未聞
時憂水旱也又今歲近水之地皆有災高田則收穫如
故而天長盱眙兼憂旱者正以稻多而他穀少也故欲
使鳳泗無災莫若勤農欲勤農莫先廣種此令一行非
徒使各食其力而所爲移風易俗之道亦在是矣

論免稅書

竊卑州都圖五十三里田地六千餘頃自康熙三年至
十八年屢次開除荒沈田地四千餘頃見存二千七百
四十三頃零歲征銀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兩零乾隆二
十六年會勘籌議案內豁免窪地二百六十餘頃銀二
千二百七十餘兩三十六年欽奉

恩詔案內前州謝牧查實窪地二百六十六頃五十八
畝請豁免經前藩司屢次駁詰至四十四年前州劉牧
以坍田二十一頃三十五畝八分銀一百八十三兩八

錢詳准題免夫當免之田原不僅此顧駁詰至數年乃定推其故蓋恐官物失陷期核實無濫而已竊念今日之泗比昔已去三之二又屢遭水旱所費不下數十餘萬豈爭此區區者哉泗地本窪下迫近淮湖自往歲黃淮合流游蕩數十里水勢反高於田此一害也黃水漲發清口壅遏不暢則湖水倒灌而上此一害也蕭碭宿靈上游之水入淮湖者大則泛濫於泗又一害也是潦固災不潦亦災河決爲災不決亦爲災異時東北鄉如青陽半城古浪湖等堡烟戶稠密號爲殷富今漸寥落不及昔之三四皆編筏結網以漁爲生其舊存錢糧有

代輸於里長有攤分於保正去年四月奉到

恩詔內開直省有坍沒田地其虛糧仍相沿追納者該地方官查明咨部奏請豁免此所謂

如天之仁不可多得之遭逢也查卑州現在田地內如三十六年未免之二百四十餘頃已成巨浸深者積水至五六尺又頻年被水至去歲七月黃水決溢先後續報坍沒之田三百餘頃皆與淮湖相連不能復涸例宜豁免謹繪圖帖說伏祈垂察

論泗州關稅書

竊卑州濰河上通河南下達江蘇商船通行故制設關

權今新河口關是已濰又自渭橋分支由城西北至東南入淮岸狹流淺每夏秋水漲間有小艇來往冬春水涸則絕乾隆十七年前道憲乃更於此設關詢其故蓋稽查臨淮新河兩處漏稅之船非以權民也行之既久詐偽叢生自五穀雞豚匹布尺帛下至竹木薪炭之類入城有稅出城有稅又置人於四門日伺夜偵如張密網甚有詭名巡關恐喝取利物估騰踊職此之故泗故虹邑地小民貧加以連年饑饉辟久病之人加意撫養猶恐不支況可答撻困苦乎竊計鳳陽關稅額每歲需二十餘萬兩此地所入不啻九牛之一毛何足爲輕重

萬一所權之數不以充正課而以飽胥吏則雖有如無又何便於此然皆知之而不以言則以礙於位勢又恐稅不足額爲憲臺所不樂聞耳夫稅之盈絀有得之於寬抑有失之於嚴嚴則搜括必甚人多避之寬則商有餘利人皆悅赴如本非可設關之地雖寬無益更出之以嚴惟有剝民而已此勢所必至也竊以既有新河口關州城之關可以不設必不得已於夏秋水長船行時遣人巡視冬春則止惟許稽查商販不得私稅民財並乞開示應查物件使衆聞知如此則商民兩便而憲臺之仁聲善政洋溢無旣矣

論振本色書

今歲泗州併舊虹應振之堡四十六處其災分與四十二年同但往年九分災極次給十二月一月本色七八分災概給折色詢其故由四十三年被災州縣多而亳州蒙城懷遠鳳陽等處災分尤重處處需用本色是以七八分災概給折色以災多而糧少也今歲安省被災者三數處泗州爲重雖撫振兼施誠恐一屆寒冬民間購食維艱見奉撥各處麥豆二萬四千石以今歲七八九分災區比放四十二年口數十二月普振本色約需糧二萬七千石計所缺止三千石尙有泗州倉貯足以

敷用卽再撥他處穀亦無多又民食米爲上麥次之黃豆爲下今歲泗州奉撥雜糧豆居大半以之平糴非民食所急貯倉尤腐朽堪虞不若悉舉以代振使實惠均霑更可使糧價頓減一舉而數利存伏惟財察

覆薩總制書

昨下詢以勘過睢河情形及興築事宜某本不諳河務祇以查振之便順道閱視既承垂問謹畧陳一二睢自毛成鋪而下爲睢之中幹河南永成夏邑之水流而爲南股徐之蕭碭諸山流而爲北股深廣大畧同下至靈壁之五湖渾而爲一至泗州板橋始露河形至泗山

湖又連爲一至石家集復露河形在宿雖分爲三皆水與岸平泗州則僅存一綫緣五湖泗山舊皆窪下自經黃水淤填夷若平疇田間積水愈多水歸流愈少故睢若斷若續如溝塍然宿之患在睢之分而靈泗之患由湖之淺每值水漲宿之三股相連洪澤湖水又倒灌而上上下下二百里閒一望瀰漫勢若巨浸鳳泗歷年常多水災職此之由某自五河一路所經五河之民控靈壁之水泗州之民控靈壁之水宿州之民又控及徐之蕭碭皆因開天然閘水多而害巨耳查乾隆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施功之處如宿之南北股與睢閒段淤淺

泗之謝家溝填塞不通卽今開濬未始無補然僅能泄本境漲發之水而不能泄黃河漲發之水又大功一興費十餘萬議者欲借官項挑修令民案畝分年攤還恐積歉之區責償爲難竊謂天然閘不開睢無用修若開睢更不必修今濱睢之民間築堤圩又恐黃水猝至付之無有是以衆志未能齊一使閘不開自知復業以興利此無用議修也自二十二年大興水利濬築非一自毛城鋪閘開通者以塞濬者以淤與不治同此不必修也然開閘與不開閘之害尤自不同不開就令漫溢而民不敢怨曰天灾使然若開雖淹溢未甚而衆怨沸騰

希音堂集 卷四 十一
爲今之計宜兼權黃睢之利害不可徒費而無功亦不宜顧此而遺彼此則待於鴻裁非某所能及也

與護道江公書

蒙賜手書謝家溝稀淤一段照依甯撈興挑恐徒費無益已奉批行藩憲會議云云竊此件春初有開天然閘之議檄詢下游各州縣有無應浚河道靈壁徐令先以挑沱河疏通五湖請鈔發到州是時以上游旣通下流自不得壅因以濰汭舊淤情形稟覆嗣委河員縣丞尙千總沙勘視以謝家溝汭河尾兩處宜浚五月中又委守備莊邳州州判靈壁徐令勘估十一月中又委游府

藍同憲臺加估隨接藍信催令會詳是此案稟詳始末也查謝家溝初開之由原爲茆城鋪天然閘分水而設於農田水利實無裨益邇年閘或開或閉水不及泗且濰自史家集以上皆低窪積水其下烏鴉嶺至歸仁堤岸高漕深所以兩年黃水漫衍謝家溝雖淤濰通流如故卽令開浚水至亦少必引水入溝烏鴉嶺一路商船阻滯反於民生有礙辟之食物一人食之則飽兩人食之則飢故某春閒有濰河無庸開築之稟爲是故也來諭或於稀淤兩旁別挑河一段以資暢流查謝家溝本係田閒水渠兩岸皆連高阜別挑工費甚大必不獲已

不如俟淤乾土結而後挑之庶與前估相等然總不如不開之爲愈卽如連歲黃水傾溢未嘗借此宣泄政使兩閘之水奔注而下亦未見果能灑沈澹蓄也淤不見害疏不見利又明矣汜河尾亦非古汜河舊汜自河南來別有一河年深堙塞今水乃洪澤湖倒灌之水上與濉通爲謝家溝尾閘又爲泗州青陽順河等堡民船往來之路較睢河爲要幸工費尙少如官爲倡率勸民開築事亦可行似無需動公項也鄙見如此祈訓示

與江太守書

前聞山札亳州救災記內言渦上承沛水等字爲誤案

史記河渠書于滎陽下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鴻溝卽河陰縣石門渠水經謂之沛水京相璠謂出河之沛渠分沛水其支派爲汜水睢水由泗入淮沙水入淮渦水亦入淮實一沛水也又漢志沛水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軼與溢同所謂出河之沛也渦之承沛原非臆說異日當與聞山面言蒙示亳人救災記二篇雖其文未工然所謂感之深而不能已於言者若欲勒石則仍須酌改金石文字取不可艸艸昌黎文石本每與近日常本異或謂後人改易然往往勝似石本安知非鐫石後自覺不安而改易者用

希音堂集 卷四 三
是知此道之難拙作果否有當仍祈訓示

上閔大中丞書

竊佩承乏壽州侍節下四年餘今擢泗州恩優且渥雖在草木亦知依戀但有區區之私擬到泗卽通籲請又念弟子之於師誼至親暱不豫請而行則蹈冒昧之愆亦無以達在下之志用是縷述愚忱惟垂察焉佩幼貧寒賴父母手力以育以教幸邀科第於乾隆三十一年選任歙縣有兄漱芳自幼癡罔成篤疾以不克侍養因奉父母至歙自是調合肥升壽州皆在任所至四十二年父母年俱七旬以上母更多病適佩俸滿引

見便道送歸本籍及到京事竣假歸見父母歡甚大勝在署時佩有數子長子年二十四次不過十一二幼者尙在襁褓佩假滿當行欲留長子奉養父母不肖日爾自攜往吾尙強健無須若也及臨行屬曰兒等去語未畢而淚已下非不樂子之爲官蓋自念桑榆之晚弗忍捨去不肖形於言而又不能隱於情當斯時佩心如裂是以到壽後於臨淮塗次曾面陳鄙曲時已派差務義不敢辭是冬旋擢泗州自惟藉慰親心又不可辭故遲之至今兩年來身雖在官心乃在室每憶親老子幼輒如盲迷連月不得家信則惶及得則又惶見書黏紅籤

乃稍安夫州縣之事繁重竭盡心力尙恐不濟況爲之以不專之心保無有蹉跌之虞一有蹉跌憂及高堂是則公私兩無所益例父母年七十以上兄弟篤疾准予告終養今佩父年七十五母年七十三兄自幼病廢任內亦無經手未完事件前月得父手書俾佩遵請又以幸邀

覃恩請泗州之封須用泗州印篆故未敢造次俟到泗卽擬通稟詳請謹先瑣陳伏祈矜鑒

翰苑集注序

唐陸宣公文集權文公德輿所敘次制誥十卷奏艸七卷中書奏議七卷名翰苑集今傳本是已宋紹興二年岷縣主簿名煜者進奏議注十五卷今獨其表存而注不傳亦不載其姓當元祐淳熙之間大臣留心治具引君當道屢以奏議勸進講筵而其主亦傾心嚮慕退朝之後傾聽數千言不爲倦幾幾典謨訓誥比隆矣當公之見任於德宗也乘輿播遷山南再幸閒關扈從隨事贊畫興元詔下聞者無不感奮大禮大赦振恤優復宣慰招諭遣將命官倉卒填委咸盡事情中機會卒之鑿輿反正國祚以安觀於德宗之所以失與其失而復得者一代之興亾可考也及旣爲相乃益殫所學區大計

決大疑以體國之忠爲不刊之論洞察時變折衷古今雖當時不能盡用迨其後皆可見諸施行而有裨於治道視夫以空文自見者不侔矣佩自授書卽嗜公集十餘年來不自分其不類爰據新舊唐書通典通鑑考其世詳其時事其故事古語閒引他書第釋事而不加義放李善注文選例也自漢唐諸儒專門著述沿至於今詩賦詞章之學陰陽占候之書皆有注釋稱詳博矣然其可傳於後而足與古人發明者蓋眇然則余之爲是其不能無費辭也歟而又何敢自信哉

平定州志攷誤序

志記也積記其事也班孟堅修漢書作十志歷代祖之然固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而春秋左氏傳曰前志有之志固不始於固云觀其志一事而本末源流粲然備具其爲文也浩邈而不苑宥密而能疏古今一人而已史自史漢已下是非眇不謬於聖人今窮鄉遐邑無地無志孰是與非吾無從而知然自有此地以來幾千百年山川風土人物典故於是乎徵信而傳遠固非鑿之以臆見附之以口耳者也志誠難言矣哉平定郡志屢經增修竊見其紀載失實因謬踵陋比比有之今之志非古之志矣而立言不可苟也爰作攷正數條著於篇

後有作者或有所采擇焉

歙縣志序

歙之爲邑在萬山之中峰回而谷峻疆輿隘僻眇農桑粟帛之利雖薦紳士大夫之家猶且僮囊捆載逐什一而走四方其在上世猶存渾噩之風崇節儉安土著而近世以來髦士振興高科臚仕布滿寰區矣夫山川則有險易宜詳守禦之方土地則有肥磽宜講旱潦之備觀其植產知任土作貢之宜考其人物知毓秀儲才之用況歙自程忠壯之後代不乏人名卿碩彥孝子貞媛莫不有關名教之大可任其冥漠而無傳哉蓋自班固

志地理酈元注水經唐有郡縣之圖宋有寰宇之記而元明遂因之以志一統降及省府州縣莫不有志何獨至於歙而無之歙之有志自明萬厯時邑侯張君始其後戴侯宋侯靳侯先後踵修成書凡四部文獻可徵四君子之績也余之蒞歙去張侯遠矣去戴侯宋侯亦遠矣卽其去靳侯且七十餘年矣此七十餘年之間登甲第齒貢舉遊宦於中朝者有人山林野處稽古而著述者有人閨門閭里之間敦行於一室矢志於百年者有人不爲序列則歷世漸遠後生新進聞見愈疏使歙之英華晦蝕於茫昧之中誰尸其責此余之所惶然而恐

懼者也雖然一邑之廣數十年之久事故紛羅欲紀載其實而采錄無遺且會其源流酌其豐約詳而不失之濫覈而不失之苛卽賢哲難之況余之譎劣雖持公愼之心殫勤劬之力猶恐耳目有所不及而固陋詒譏尤余之所悚然而憂慙者也書成邑人請余一言以冠其首於是乎言

黃山志序

九州之名山皆足以資遊息而東南秀絕者稱匡廬武夷雁蕩天台獨黃山僻在萬山之中人跡之所罕至而瑰偉怪特視諸山殆有過之在昔幽潛放逸之士遠跡

風塵類無不眷懷山水非山水之能娛人而高蹈之懷常有以寄寓於此夫其山之奇爲吾一人之所獨見而人人不能共知則往往欲向人而傳道之傳道之而其口之所言或不及其中心之愛慕設有一人從旁代爲之言出於吾之所欲言而不能則其心之暘然不啻渴之得飲饑之得食矣此山之所以貴有志也志山者爲未登茲山者言之也故必其言能使登者見之以爲歷歷如舊遊卽其未登者見之亦能憑虛而想見其情狀未履其地而如履之未見其形而如見之然後爲善言山水者黃山舊有志而紀載過繁使人不能卒讀而怖

畏倦怠之心生夫志一邑則其宜紀載者誠多志山者誌其形勝與能言其形勝者而已何以繁爲哉茲特取其書刪存十之一二而黃山之形神於茲畢具庶覽者得以一望而知焉

平定州志序

代知州金源明

平定之爲直隸州計六十餘年志再修矣所屬三縣不與焉前之人豈無見於此歟辟之作室然一人而作一室規摹旣約增損亦易彙衆室而爲一取材有多寡營度有後先未有不定其規模而從事者州猶室之有堂三縣其廊廡也分之則各爲一區合之統歸於一室要

使其合也可以案籍而知其分也亦可依類而得事之繁簡不同地之劇易大小又異非兼總而條貫之則無以盡其制而室有不完矣故知其難也非特此也平定始於宋而誤爲唐之平州樂平晉郡而譌爲漢壽陽本邑而混於郡其人物事蹟妄相稱引強非其有者殆不可悉數是則鑿空構虛以自爲能而已奚以視後之人乎於是又知考核之難也始署州事蔡君倡爲之艸創未就余蒞任後乃取州縣之志分門別目以州爲綱而縣從之其事之同者詳於州而畧於縣其異者則各載於其下刪其繁蕪正其誤譌成書十卷非敢謂前之所

難今之所易也聊以補前志所未備而無貽作室者之羞則幾矣

三場百問序

策始於漢之賢良對策卽今

廷試之式唐制明經問以九經大義進士兼試時務方略此科場試策之始

國朝因明制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試論一道表一道判五條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乾隆丁丑會試改第一場試四書義二場試經義加五言排律詩一首後又移詩在第一場書義後二場加論

一道三場則終不易蓋制義代古人立言體尙排偶限以字數不得用後世事故復試以散體俾曷所欲言又欲其通知古今期爲有用也顧制義盡人可爲策非淹博經史諸書明於政體者不能司衡者又偏重於其閒苟其制義可取策雖甚空疏亦往往獲中夫爲之本難而取之又不甚急故罕能從事者則三場不幾虛設已哉余少習舉子業嘗致力於此丙子省試以五策得售及分校南闈亦持此意取士顧對能及問之六七者亦尠以此知真讀書之難今夏暇日因擬舉經史及時務所當知者得百餘條題曰三場百問命兒輩以時講肄

非謂已盡於此也由此而充之庶免於空疏之誚而已
如求爲通材達識以備

國家之用則經史諸書俱在不可不詳攷而博覽也

張氏族譜序

古者宗法修明合族之親疏遠近繫於宗子一人得失
無不恤也患難無不同也自宗法廢人自爲族不相聯
綴有兄弟而塗人者故爲譜繫之而其親疏遠近之序
亦賴以有攷焉余宗相傳明洪武初遷自洪洞今居廟
溝及嶺西者皆是而世系無考余七世祖萬厯閒爲大
同廣聚倉大使始顯大使公一子爲陽和司訓導生四

子長居白楊樹次居上城三居桃坡是爲余高祖四無
後次房染患時疫余曾祖侍疾終焉遂由桃坡遷上城
其後次房析居學門鎮余父又遷大陽泉見今存者凡
六十三人歷歲移時乃得一會合焉今自大使公已下
爲宗圖一支圖三仕宦及在庠序者分注其下有事蹟
可紀則別爲傳要使推而衍之可至於無窮憶歲庚午
族叔父次公膺鄉薦壬申族兄汝南成進士而余忝繼
其後族伯父紹聞語之曰吾家世業詩書禮制多闕若
等異日當爲宗祠以祀無忽也未幾伯父卒數年兄以
華亭知縣罷又數年叔父以上洋通判罷而余亦自泗

州告歸宗祠竟不立後又屢欲置祭田於祖塋之旁而亦未能也因念上世既無聞子姓又分散不一毋亦紀其親疏遠近之序使後有攷焉耳倘邀祖宗之靈異日有能爲宗祠者所謂奉先合族之道未必不徵於斯則譜又曷可少與

贈馮右書序

余涖壽之六年七月馮君右書以布政司經歷署州同事君世家子才廉能州同故閒曹君來益貧嗣代理鳳臺縣兩月餘貧如故適余遷泗州君亦歸省垣待補乞言於余昔有人欲適越問道於曾適越者而得旨曰適

越何如對曰越道險且遠吾行之數年乃止其反也亦數年子適越吾勸子之緩步也聞者笑其不知道余識迂而智下天下之至無能者猶旨也果何以益君且君之爲此幾一年矣人皆稱其能雖上官亦稱之知道者宜莫如君顧不以余爲無能而貌益恭意益慤豈有取於旨者之爲道邪然吾聞昔人有言歷井陘之險憂馬蹶執轡甚謹則無失逮至平地放轡自逸則顛隕者人或稱之以爲知道夫道無往非險也無往非夷也險者不必皆失夷者不必皆得視其行之若何爾必待顛隕而後知此與旨者之爲道復奚異由斯言之其果自爲

有知邪吾恐盡人皆盲也其或以爲難知邪雖盲者之道亦道也而愚果何以益君

贈曹夔一序

遼州曹君夔一知五河之次年二月以病歸士民攀留者近千人已又奔告上官乞留或曰君得民如此盍且止君曰余素多病不料官更病人也民雖愛余如吾病何於是行有日矣其僚友某爲之言曰人莫不以仕進爲榮旣仕矣中有不自得則思去情也自夫利害亂其中是非眩於外求進者日多求退者蓋寡然古之善觀人者不惟其能進而惟其能退能退乃能自愛以愛人

故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貪進而不已則爲人所厭棄而已蓋乘舟者之涉江海也有終其身安行無憂以至岸者其次則風逆勢阻中流而返者有之抑有未及中流而返者其得至岸者功成名遂身退也中流而返見險而能止也不中流而返見險於未形也三者其迹不同莫不始於知幾成於勇決余錄錄州縣十餘年屢涉艱虞欲去久矣往時亾友呂陶村曾自蜀郵書趣余歸至去歲始得請一年乃受代猶爲他事所牽遲之至今無他不早決故也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所俟則不能作矣君爲令纔數月而介然自持不一豪顧戀

繫累於其心非夫至明且決何以及此吁其可敬也夫

王平周壽序

刑之有律所以制刑之輕重昔之人無不知律者自科
舉興學者惟事帖括不復知律爲何物一旦爲官則必
求其知者而與之俱自督撫藩臬下至州縣小吏無一
不須友以成然而友之難不獨律也尤必知其所以爲
律之意吾友王君平周少習舉子業爲博士弟子旣以
家貧棄去爲律例之學遨遊十餘年已乃稅迹於皖一
時名聲藉藉丙申余邀至壽州又偕至泗凡五年壽號
繁區積案如山君手披筆覽悉中旨繫其在泗亦然於

是人咸多君熟於律令而余尤重其爲人余之遷泗州
也謀乞假終養同僚皆力阻君獨勸行因爲余言少失
母長遊四方不逮養其父以爲大感而深羨余之俱慶
吾觀今之爲友者一得所主日冀其官之遷時之久以
自便其私圖而已至於勸人辭位固世之所謂至迂也
夫惟不忘其親而後推以及人之親自處以孝而因以
勸人之孝進退識其分輕重得其宜交友得其信古之
制爲律也其意使天下如斯已矣而世所稱爲人之賢
者亦求其能斯焉已嗚乎何可及哉何可及哉於是乾
隆四十六年正月爲君五十誕辰余旣援例申請謀豫

爲壽君曰無庸乞一言可也遂書此以贈且以爲別云

農大中丞壽序

人臣佐天子出治施利於民有在一時有至數世者利至數世非獨其利之效也其所以爲利之道固可至於長久農公撫晉之初年於凡民所利病次第罷行矣而其大者尤在鹽務蓋鹽之病有二一曰有商一曰無商西北地鹵刮土爲鹽而食不足則取之薩托等處謂之口鹽自有商而給引日設口岸嚴句稽鹽入愈稀公請一聽民負販輸稅而不資之商池鹽之利本廣自畦產少而輦運艱於是無商往往抑富民爲商而代以五年

吏緣爲奸公請酌肥瘠加價估俾之久業昔韓愈條詰鹽法十餘意主便民范仲淹議通鹽法以充諸路當時言之未能盡行也然值變法之始而能爲維持經久之計至今韓爲大儒范爲名臣享令名者數百年公之爲是也其於利害至詳悉矣而不知者以爲非宜其積蠹思僥倖以撓法亦時有之公毅然決行卒如其議用是商悅民安蓋古人之所難者故曰可至於長久者此也公昔爲晉臬多惠政自調安徽以至爲撫某爲其屬親目公籌理災振不濫不遺凡有興革民咸賴之嘗爲文以壽及來撫晉某告歸在治下於是今年五月值公生

辰爰振其利民之大以代輿誦他日紀公德政此固不能無漏詞也夫

陳先生壽序

今

上之五十八年正月初八日爲吾師珮翁陳先生生辰前期其子孝廉君作霖謂佩曰作霖少學于吾父顧時聞稱說君與李君文山不置作霖生也後不獲與二君游然以吾父之知二君知二君之亦深知吾父也今年七十六矣每欲爲壽固不許又自懼學無成無以慰吾父意惟知吾父者之乃能有以慰之也君其序之毋辭

憶佩年八歲受業于先生同學五六人文山其一也時世伯玉峯先生以名孝廉亦課授于其家從學者頗衆皆成人子先生亦受學焉日爲佩等正句讀隨以講解督課甚嚴及學爲入股終歲皆成篇而先生文尤著每試輒高等儕輩皆自以爲不及凡五年別去又二年佩以背誦諸經與文山俱受知學使者夏公其後文山以副貢入國子監諸從玉峯先生學者亦往往得科名以去又數年玉峯先生令湖北之咸豐佩與文山先後成進士而先生猶困棘圍旋以他誣棄去人咸以爲恨先生處之怡然也佩待罪歙縣時以書慰問又以幼貧寒

爲求問田宅竟以迂劣不克副所望及佩于四十七年告歸而是年文山因令廣東陸豐事謫戍伊犁先生每爲言其將行時輒愀然如不自釋往歲冬佩以族閒咨追事牽連被拘有欲用是中傷者先生獨左右之晝則攜飲食餉佩吏室夜歸休其書屋中待之如子佩時或不自得則令孝廉君與共處談笑如是者兩閱月而初是文山亦自伊犁歸時來問訊每至酒闌漏盡共追道初學時事忽忽已五十年今日復聚于此未可謂不幸顧先生形神愈充健而余二人者頽然老矣于是尤嘆其所養爲不可及也自玉峯先生宦後其徒宦于四方

者數人號爲極盛數年皆罷其後尙未聞先生旣不遇余二人錄錄亦無大異也孝廉君早膺鄉薦能繼家聲自常情言之先生固可無恨然竊觀其存心濟物每與人抵掌談論皆可見諸施行叩以急難罔不立應蓋素所蓄積使然非特厚于一二久故也孝廉君器識遠大學有本原遠出吾輩上顧猶歉然以不克慰其親爲慮夫其不自滿假如此異日必能推廣先生之志而使沾溉于無窮其爲慰政不淺矣凡此皆佩之所知者遂書以質之文山而爲先生壽其亦許乎否邪

曾少梁制藝序

神宗室集 卷四 三
憶歲甲戌余與少梁同學晉陽時山東牛階平先生主
講席先生以淹博自負少許可獨器重少梁逾年先生
之蒲州余與少梁暨鳳臺呂陶村其他四五人從蒲濱
大河有雷首中條之勝望華山如在几前余與陶村日
事遊遨少梁獨晝夜誦不輟自先生歿余幸邀科第陶
村改官翰林又數年少梁乃膺鄉薦旣陶村爲觀察四
川歿余亦以終養自泗州歸少梁猶困禮闈回思聚首
時不特遭遇無常兼有死生別離之感焉去歲冬少梁
自都還過余手一編屬爲序余讀之其氣閎然以深其
光油然以幽實兼古作者之勝蓋少梁篤志不懈故有
此余因嘆先生之不及見陶村又歿無從與之商榷而
余言不足爲重也

程蘭翹制藝序

昔王文恪嘗議經義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
以收天下非常之材其意以謂經義其學正其業精顧
專治一經而不通其餘或割裂裴綴穿鑿支離以睎合
主司之求士之淹貫經術博洽子史者無有也吾謂果
行其說亦未必能得士經義始於王半山同時如二蘇
皆有傳文其與古異者邊幅爾而其爲文豈有異哉蓋
學者所以致用也不可不博文者所以載道也無一不

該不務其實而徒以晷一日之知法立於此弊復滋於彼矣以有明而論天順以前作者輩出其傳於世者皆古質典重不拘格套至文恪而法始備繇是遞相祖述篇有法焉股有法焉長短偏全截上截下有法焉辟之築室高庳廣輪袤直倨句亦既講之有素矣而無一木一石之儲可乎則其不免於割裂褻綴穿鑿支離無怪也司衡者又或墨守一孔之見以定去取而真通經史者反加斥焉其不能得非常之材亦宜由斯言之下之所以學與上之所以教各有由然而於科目何與哉程生蘭翹余宰歙時所取士其應童子試齒甚穉卽能默

誦羣經爲有本之學旣由選拔中順天鄉試第二人廷試對策第三人科名旣顯矣分校禮闈典試浙江尤稱得人今年春郵寄余所爲制義數十篇大半皆少作余覆閱之法之備義之精亦猶夫人獨能貫弗古今反覆馳騁而不詭於正斯固曩所謂欲求之經義之外者也蘭翹方日直

內廷晉

宮僚浸浸且大用吾見出其所有見諸事業其爲國家非常之效政自靡己此猶未足以云矣爰點定而歸之並書以爲敘云

希音堂集

卷之四

三

希音堂集卷之四

孫開暹校字

